



魏南
林秀

^ 16
2695
7







梅村集卷第三十

神道碑銘一

碑銘

天啓六年逆奄用事矯旨逮福建道御史江陰李公於其家下詔獄以死烈皇帝卽位大憝就戮首恤死難諸臣而李公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封三代如其官予祭葬廕一子入太學又十七年爲弘光改元其子遜之伏闕以易名請廼愈禮



昭和十年
一月十二日
陳水

官議謚忠毅而公褒忠之典始大備於是遜之謀
葬公偕配錢淑人於曹莊里之 諭瑩而命偉業
書其隧道之碑蓋距公之沒二十有餘載矣公之
沒也年僅三十有四其同時死者徙者如高邑趙
忠毅公無錫高忠憲公皆歷事 先朝志存 國
本幸不卽填溝壑得見 少主老臣何惜餘年以
上從 神祖 光廟在天之靈而下報同事諸人
於地下惟公獨以始立之歲有爲之才早負盛名
未歷彊仕雖天地否塞竄逐流離天下猶望以黨

禁終開足竟大用而橫爲姦臣賊子所考陷畢命
牢戶暴屍道傍眼鼻蟲出手足穿爛丙寅閏六月
之三日獄中裂裳嚙血訣父手書自言三十餘歲
便作一世人矣嗟乎當終軍賈誼之年而受陳蕃
李固之禍百世而下讀公傳者未有不爲之太息
而流涕也方公入爲御史 哲皇帝冲年御服羣
小欲矯弄威福日導 主上以嬉游燕豫公慨然
憂之其拜入臺第三疏所言數條皆軍國大務而
末以逸遊爲戒固未嘗指斥某事也羣奄已大譁

閣中曰李御史何人教 萬歲燈也不看福唐相
緩之乃解公聞之益發舒於 聖躬違豫則請止
內操熱審推仁則請除立枷萬燂之斃杖也則疏
理其寃王永光魏廣微之柄用也則疏糾其惡而
最大者應山楊忠烈公劾逆璫二十四大罪公首
疏繼之竟繇是得禍卒與忠烈先後死初楊奏入
而璫擲地號哭遶牀夜走公以爲此機不可失也
故其疏曰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今日被論之
忠賢不去則 皇上尤不安蓋逆璫罪大釁結一

朝發露地嫌怨集勢必自疑進將有參乘之萌退
亦有覆宗之懼盍令羣臣固爭宰輔力持解其事
權私家閑住俾常侍典兵之勢不成則司隸磔屍
之誅可免官府上下無害無猜不亦可乎凡公所
言期濟國事不徒借刑餘沽搏擊已也而羣小嗾
璫此左班官合謀刺刃耳於是殺公計決矣曹欽
程之誣劾公也以推薦高忠憲公同餘姚黃公白
安等指爲東林邪黨除名爲民未一歲用織監李
實疏緹騎逮問公入辭父母出見收者飲食言笑

如平時里人巷哭攀車者萬人故吏奔問徒跣以
千里其兄鴻臚公應炆者奔走塗炭親知義舊同
心營免公獨自分必死過德州之日作書誠子訣
絕後事抵京待命錦衣衛東司房銀鐺繫頸從容
索紙筆作季弟曠墓誌銘顧謂鴻臚公曰兄歸事
二親我有亡弟相隨九原耳已而許顯純拷掠楚
毒坐賊酷比同事者已斃杖下惟黃公白安尚存
遇害前三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槌壁叫公字曰仲
達我已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其處死生

之際如此公爲人才智通敏議論廉悍處朝廷
大事動中機宜有所條奏援筆立就忠烈忠憲兩
公迺先後堂官也倚公如左右手當楊公避客草
疏獨以其意微問公公力止之曰公顧命大臣若
一擊不中反爲所噬有傷國體某言官也請以身
當之先是公在邸中疏璫十六大罪其橐爲兄鴻
臚公所奪至是趨歸繕寫將上聞楊疏已進迺止
其事同官皆知之而高公之掌院事也廉御史崔
呈秀之貪拜命入都堂首指名按劾屬公爲奏崔

聞之微服叩頭祈哀公正色叱之此自有公論非
某所得私也然則忠賢之殺公也人知其繼楊公
以擊璫而不知先疏其十六罪羣小之殺公也人
知有曹欽程魏廣微而不知有發縱之崔呈秀也
李氏家本河間之寧津始祖嘉那爲元初行軍大
帥謚桓烈以戰功顯子霑柯漕運萬戶世守鎮江
江陰等處元季有平江路同知死張士誠難諱諫
者則其五世孫也累傳而爲贈太僕卿復菴公諱
果實公祖封太僕卿見復公諱鵬翀實公父公諱

應昇字仲達年二十有三舉丙辰進士第五人其
文章有聲於時選得南康府推官決疑獄除苛稅
政治第一修紫陽堤復白鹿書院分較江西省闡
再聘廣東同考取士號得人所著詩文有招五草
別匡草落落齋集若干卷生於萬曆癸巳十一月
二十八日死於天啓丙寅閏六月初三日配錢淑
人以弘光元年卒得年五十有四子一卽遜之邑
廩生補蔭公德州誠子書所謂九歲孤也今能讀
父書修輯公遺文作年譜人稱其孝女一字禮部

主事霞舟吳公之子裔之吳公諱鍾巒以宿儒教授里中公之師也臨難受托經紀終始公早貴摧折而霞舟棲遲晚達至崇禎甲戌始繇諸生舉進士嗚呼人世死生得喪之故豈可問哉予雖不獲交公而少讀公之文今識公之子覽其家傳輒為隕涕迺詮次公生平以少裨國史之所未備為銘

曰

我公之生夢日始升有龍無尾迺脫于淵川 黠獮

膽談為守大關燁燁震電碎擊九門索彼天狼縛

之虎賁短狐而冠上帝弄臣爰盜弓矢射我長庚

我公之死白氣亘天叶 月犯執法彗掃羽林黃霧

野塞黑眚晝行夔魑吐火迺焚崑崙不周雖折泰

階再平大江入海匡廬出雲赤岸故老白鹿諸生

人思竇武家誦李膺陳屍北寺暴骨西亭三年血

碧萬古汗青伍員祠廟楊震子孫幽宮宰木隆碣

高墳凡百君子視我刻文

高祖武皇帝下... 神道碑銘... 神宗... 神宗... 神宗...

太傅兵部尚書呂忠節公神道碑銘

偉業待罪史館獲交於宿儒大僚仰見我神宗
顯皇帝制科得士貽之子孫以保乂王家迺寇禍
殷流淪胥莫揅後生執筆輒敢擬議老成以吾所
見聞學術醇正忠孝完人若江夏賀公維陽呂公
者斯可謂之無媿也已當思陵之季此二公者
兩河去就三楚安危名藩乃磐石之宗元老實腹
心之舊身措狂寇家扞巖疆其効節同濂維橫經
湖湘講學心惟致命道在成仁既入水而不濡雖

結纓而何懼其畢志同余欲訪求其軼事而世人罕有言之者悲周哀郢之作不可得而聞矣今年呂公之子兆琳繇淮右致書以公隧道之碑爲請嗚呼呂公之歿也太嘗大書其官博士詳誅其行雖陳鄭皆災穀雜交鬪而丹青彝鼎猶側出於橫流劫火之中今已二十餘年吾黨徵柱下以遺編訪萇弘之肯血欲以弔北邙而備南史不亦傷乎此吾所以撫公家乘嘆窮而繼之以泣也呂氏宋文穆公之後河南之新安人祖諱鄉父諱孔學皆

以公貴贈如其官祖妣牛氏守節而孔學稱仁孝詔書兩旌其門妣孟淑人夢月入懷生公公諱維祺字介孺別號豫石萬曆癸丑進士位至南京兵部尚書居雒陽抗節死寇難事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謚忠節其所歷官初除山東兗州推官舉最入吏部更主事者四司爲員外於考功於文選而驗封遷郎中熹宗朝以前乞省換補考功郎逆璫矯旨弗用思陵更化起家尚寶司卿改太嘗寺以少卿管四譯館尋陟爲正陞南京

戶部侍郎領糧儲超拜兵部尚書中糾拾以免公
死難在國史其餘服官立政講學著書他事多可
紀而最著者有三曰持大議裕大命立大經光
廟上賓請見大嗣君於慈慶宮門中貴導駕幸小
南城抗言大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動屬車輕
萬乘正色當階仗出中止再疏調護起居戒近習
不宜干政請選侍移宮按問諸醫侍疾無狀持大
議也南司農既多逋賦兼北部之所咨借不貲以
出入本折多寡鈔考不及額者百二十萬有奇卽

舉郡邑負課算之以當經費尚虧十有九萬京軍
凶凶索餉憂在根本公廼疏十事二十四弊以聞
於朝其不得已者請以上命填補次與其屬講求
區畫定期會之令以趣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有
司累息奸吏斂手又以園府乃國息之本爲之禁
放鑄淆雜而專行法錢權其子母以濬用行之三
年粟積如坻貨流如泉裕大命也馮恭定之於關
西鄒忠介之於江右曹自梁之於晉中同時講學
公則以門推篤行居近先儒卽鄭氏之禮堂寫會

子之家策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十餘卷表獻諸朝請以之進經筵端豫教頒諸學宮爲永法芝生於庭十有八莖如顏本篇目之數建芝泉書院用彰厥瑞立大經也斯三者皆公經世猷略爲學本原視夷險爲同歸通死生於一致故能處患難蹈白刃而無所悔也嗚呼若我公者豈偶然哉公之爲南司馬辦賊也上完江淮中顧宛雒家國綽有成算旣免歸寇禍大作新安城庫土惡災螟洊膏窮民襁負無歸公乃調穀以賑凶飢捐金而就

板築父仁孝公實贊成之曰天下方亂吾父子幸有餘祿可調鄉里庸足多吝當事者主撫議見河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綏徠新附公則謂腹心要害勢難養虎移書力爭事乃中寢土寇王之典桀黠反覆公不動聲色徵而戮之餘黨莫敢動者戊寅秋李自成敗於潼關已而復振蹂宜陽躡永寧熊耳以西屠屯壁以十數維陽震恐福邸在城中積金錢絲物累鉅萬謹錄籥牡不問賊援兵之過者糗糒惡授之地詢曰王家擁金貲厭梁肉而令吾

輩枵腹死寇乎公聞而憂之具以大計動王王弗省明年正月賊侵逼河南總兵王紹禹堅以其兵入城公門於北紹禹門於西副將羅岱之兵背西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返而合圍勢張甚守陴者無人色公疾呼家將絕下鬪殺十數人賊再用羅軍礮具來攻公鬚眉戟張坐城頭叱左右弓弩亂發賊多死紹禹之兵視而嘻道上竊竊耳語旦暮以城下賊蕪王府而分之羅軍招與同叛或得其語告公且勸之去公歎曰我向固憂之今事已

去矣計安出雖然雒陽重地王神祖愛子猶有神靈此城必全萬一蹉跌吾奉身以死之臨難苟免豈儒者事耶越日王紹禹之兵乘夜揮刀殺守者懸布於堞賊乘之上城陷公北向慟哭子弟牽衣請避賊公曰我一死以上答所受內副所學於義得矣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饑呂尚書耶我能活公可乘間去公弗動其衆擁以下遇福王於道已反接公奮其首顧王曰王綱嘗至重等死耳母誦於賊辱國體賊渠見

公於周公廟曰呂尚書曰請兵餉殺我曹今定何
如耶公瞋目罵曰吾天子大臣恨無兵以磔汝
狗鼠今日之事惟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
復何憾賊猝之地欲屈之公叱曰吾君在北北
向再拜又西向拜父母申脰就刃容色自若是日
也福王亦遇害嗚呼吾觀雒陽之亡公之死於王
室菹枯之際恫乎有餘痛焉神祖在宥日久天
府之藏不可以辜按宮省舊吏皆云鄭貴妃緣愛
子之故斥大半辦治國裝再撥莊田二萬頃鹽引
數千綱收其贏以滋封殖他王莫埒自中原用兵

思陵封椿匱訕推光廟天顯之愛不忍以憂
叔父掌計老臣如呂公者身在雒陽熟知王宮緡
錢藏鏹小發取其中可充軍興之半號咷叫呼懼
傷親親之恩迺屏人極論開曉禍福王亦但領之
而已捐私橐出家糧譬之捧土堙河萬分何濟老
臣不惜以身率眾冀幸王聞之寤自輸以佐縣官
而緘滕肩鏑卒棄之克徒悍卒之手此公聞國言
籍籍拊膺嚙指而歎王之失其會也孝經之三章

不云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保社稷和民人是爲諸侯之孝漢文帝四子梁最親王竇太后少子居天下膏腴地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以史攷之亦可謂之驕且溢矣七國作難王恐上憂太后日夜泣梁將士力戰吳楚不敢過而西王之歿也得謚曰孝今夫 神祖之所以愛王且厚王者樹億萬年維城之助也天下有急王屬尊地近能爲宗室倡首蓋當有聞而應者社稷安則王安兩宮在天之靈罔不安矣斯非

諸侯之孝乎當自成之敗潼關所餘不過數十騎雒陽之變繇於內潰彼非能肉薄而攻也克東都據形勝發王中府金以號召饑民一朝響應百萬華夏因之土崩若使早從公言天下事必不至此喪亂方多吾謀不用痛宗周之板蕩感大道之銷沉公於是灑熱血以濺孤城抱殘經而覲 三后講舍則芝焚可歎故宮則麥秀堪哀天寶爲之公其如天何哉公攷正六書多所論著他文及奏議無慮數百卷晚年乃著存古十二篇士戒七則其

說歸乎敦本訓俗下至着核衣履之微事爲之制人或疑公宜濶達濟變而規規小節得無非其急者余則謂數十年來士大夫極滋味盛倡樂以自奉子弟儻從通佻放橫侵枉小民故螟特蝨賊數斂姦執相因而起公此書所以塞亂源而消害氣謂之拯世可也而豈區區者乎公司李兖州曉文法識利病折獄多所平反定保甲法蓮妖之變賴以無恐厥歷銓曹公廉不受私謁釐正選簿年稽月攷周忠介聯事郎署嘗亟稱之觸堂官忤政府

據故事以面折臺諫侃侃克舉其職修南都二十六倉五場清屯糧八十八萬汰冗軍補脫卒募趨敢之士簡其樓船甲仗自采石至瓜步爲江防蓋公之爲人內服儒宗外精吏職其言行本之鄒魯而間出於范蠡之治越管子之治齊精彊廉辦自許爲有用之學不獨一經專門已也南侍郎陞辭上目而偉之旣受事得所上章皆精切於職掌一無骫骳上以此切責前計臣而見公分憂辦職公亦謂得行其志盡力以自効於上言者乃

撫他事中公既畏惡其能人皆數廢數起公獨一
跌不復退居嵩山之陽者七年以遯世無悶爲學
不欲與世之君子競其短長然自以遭不世之知
顧用毀去每生徒擁卷父老登俾之日其中有不
舍然者故沒身卒以忠顯嗟乎千載而下可以知
公心矣余以詞林後進識賀公公粥粥謹厚未爲
通人所許然不失爲醇儒以理學多所講貫今散
佚弗傳武昌之變楚王委國儲百萬以資賊與雒
陽事相類故牽連書之呂公仕宦參錯余未及見

然在南中時遊公豐芑書院諸生多稱之流寇從
澠池初渡淮泗晏然呂大司馬首以鳳陵單外爲
憂勸上宿重兵爲衛人皆服其先見又雒陽未破
苦言以借箸福邸而終不顯其謀賊去之後雒人
士避亂渡江頗有言其事者余籍而記之二十年
矣今呂公之子兆璜知解州而兆琳成進士於故
家遺老訪購公之遺文淮安守吾友張公藍孺實
公之婿手自讐校刻之於淮上余旣受而卒讀江
村寒夜從廢簾敗紙中追理舊聞補公家傳所不

載庶於國家存亡大故後人知所攷信非爲公一人已也公諭瑩在新安之某原以郭夫人祔其月日譜系茲不載載其大者余以公在祀典配瞽宗作家廟諸生雅吹擊磬登歌進酒是不可以無辭乃系之以詩曰

巖巖兮孔宮漆經將出兮壞壁笙鏞我公其來兮章甫以從奕奕兮周廟鴟鴞毀室兮斧斨載道我公其死兮四國是悼溘埃風兮上征御緱嶺兮王孫謁我后兮天門執羈勒兮微臣瞻處妃兮在旁

撫愛子兮沾巾辭九閭兮心惻降周覽兮下國骨藉藉兮無人擗宮墻兮叢棘噫嘻曾與閔其不見兮蹇吾法夫仲繇苟髮膚之罔愧兮知父母終不我尤位鷹揚之苗裔兮功不遂乎營丘庶斯文之弗墜兮吾奚負於宗周甘芝菌之萎絕兮忍化此蕭艾也眷靈泉之涓潔兮雖抱石其何悔也重曰鼓填填兮血輪困巫陽下招兮陰房青北邙截炭兮碑出雲縷余馬兮河之澣酌椒漿兮進蘭脯刻貞珉兮誓終古

此碑之... 令卿出... 茲與... 前文... 非烈... 外大... 今表... 前... 前... 前...

勅贈大中大夫盧公神道碑銘

丙子歲偉業被命偕給諫萊陽宋公九青典校湖廣鄉試時中原已憂寇盛彌漫豫楚之交流氛四出羽檄交道謬以一介虔奉簡書揚旄馳驟巖疆轉徙金革幸得畢使以鉛黃甲乙多士鎖院三試所代獲皆為俊民而蘄州盧大夫紘在選徹棘捧雉來謁翊翊然君子人也既而詢知其家世以儒業發聞尊人呂侯公經行犖犖為儒林長德余嘉其學有淵源稱嘆者久之迄今兩閱星終而大夫

來爲叅藩董儲侍於茲土一再過存具呂侯公素履及奉諱始末以視泣而請曰先子生平好古篤行阨於時數潛德弗耀重以寇禍滔天毒流方嶽闔門抗節竟殞非命孤每念此日夜悼心今幸蒙恩我金華幸得畢效以證黃甲之委士體烈三旌聖朝榮施泉壤告第納書秩登三品於令得樹碣隧道以紀休昭烈而徵辭摩勒尚竣載筆惟夫子辱知最深又前職記注若不鄙而賜之光闡孤實假寵以報所天微直成我而已敢固以請余衰繭

不任脂澤之言何足爲公增重顧念公績學純行法宜備書其死事一節尤奇且處大夫父子間契分特厚采錄懿嫩傳信惇史固其所也容敢以不文辭謹掇大夫自狀與虞山錢先生所爲傳而繫之左方公姓盧氏諱如鼎呂侯其字其先吳人遷楚之梅川勝國永樂間始占籍于蘄四世而爲南槐公諱楷卽公之考也用孫貴贈大中大夫妣宋氏繼李氏皆贈淑人公生而奇穎承傳家學卅歲屬文有聲南槐公義方其嚴營丙舍於濠上引泉

植竹疏窓閒靚以爲公肄業之所延里中少俊讀書談藝其中公挾冊驗諷鞠矚究明不問家人生產淵涵淳濡爲文辭弱冠游博士宮頻受知督學使者試輒雄其儕伍數踏省門不售中間危得之而更抑置人皆爲搯擊公一意修學著書以造進後昆爲已任抗顏家塾說經鏗鏘疏疑釋難教施如雨至者虛往實歸充然意得去由是負笈雲集江黃間推爲大師嘗手箋尚書四子書科別同異丹粉狼藉成就子若從子多列鴻生峻儒比大

夫以丙子名薦書英譽鵲起公遂撞弦息機不復事榮進爲人厚重質直不苟訾笑服勤孝弟內行修勅南槐公治家嚴公應唯伺顏色惟謹少有不懌或形譙讓彌益蹙躅起敬執內外喪毀瘠踰禮分財產能適長兄田廬取湫萊者僮奴取羸拙者撫兄子如已子同仁均愛有鳴鳩之心辛巳凶札橫道多殫公倒困賑贍視致醫藥宗黨卒倚以全閭閻有爭相率就公平決片言折衷愧屈過於要質其爲時所信嚮如此異時鄉里子弟不悅學公

用形家言請於當事增壘江中石磯閣祠梓潼神
其上埤助文風自此雋兩闈者蟬聯不絕斬人士
至今頌德焉公之卒也劇寇自廣濟乘夜襲斬公
被執賊中有識者曰彼善士縱諸寇退舍公勒習
里中人分布關隘爲死守計自守南城寇盡銳來
攻公督勵守陴殊死鬪賊垂卻而他樓堞隳從公
後肉薄而入刃及於背公拒不及遂遇害時癸未
春也子姪從孫及諸婦楊氏袁氏同時死者八九
人嗟乎自盜起中原生靈塗地大城名藩相繼陷

沒其間義夫淑媛就煨塵而不稱者何限而堂堂
身都將相擁強兵牧伯正長覆師失守委而去之
色甚安者多矣公進趨退怯眇然儒者又老困咕
嗶未登仕版無預封略人民之任而能臨難賈勇
授兵登陴力屈則鉞交胸腹橫屍原野而不惜可
不謂識取舍烈丈夫乎况於雞斯弱質聲不出捆
赴蹈如歸者成羣乎公生萬曆戊寅四月下距癸
未壽六十有六娶淑人羅氏生男子二長卽大夫
縉次綬公卒後三日羅淑人屍於江滸焚而殮之

五閱月大夫歸自公車以殉節狀鳴於所司將拜
章請旌未及上會改物而止丙戌冬大夫卜新阡
葬公土門珠樹林己丑第進士由邑令累官藩臬
廉辨肅給善政流聞凡三報最推恩得贈公自文
林郎三命至大中大夫壬寅歲
今上紀元之載奉命督糧蘇松而俾余書其隧
道之石公可謂有子矣雖不獲光顯其身而消受
哀榮於後天之報忠義不爲無意也在禮死寇之
士旌之曰兵戰於郎重汪躋死魯人欲勿殤子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如公
精忠大節有光冊書無疑也昔魯共姬待火而殞
者春秋賢之書曰宋災伯姬卒盧氏貞姬競烈玉
碎不污曾何愧焉余不揣固陋採摭遺芳牽聯書
之比於春秋禮傳之義以詔來者狀又稱公邑子
暴卒攝至冥途冥王命屬盧某保任而後釋歸正
直之人鬼神所是哉事涉恍惚故從附見然世所
喜傳者在此則亦莫得而略也銘曰
卓哉盧公儒宗文師切閑庭訓悅禮惇詩法律繩

已名教夙資嚆噲道真克昌厥詞進思經世有物
監之退淑諸徒南面臯比敷陳聖謨牛毛繭絲疏
理滯礙如結得觴躑躑媚學陶鑄靡遺方領矩步
好仁樂施閭里質成彥方愧知運鍾百六天狼失
維巨寇狂獬帕首朱眉羣飛海水潰隄莫措若火
燎原撲滅詎期祝融郊甸魚爛則悲我公孱者武
奮熊羆部勒壯士率用姑鈺丁寧振鐸擐甲登陴
戈衝賊喉日舍欲移環城百礮三板突隳戰鼓不
揚渠門火旗身膏草野剝腹折願志均馬革義遂

死綏婉婉彼姝頰爾自持清泉虐焰視甘如飴號
無茅經哀動出譖一門忠烈前行後隨似川卍浦
啓佑本支巍科洊陟熙朝羽儀位崇嶽牧絳節金
龜禮備哀榮鸞書紫綵旌幢駘戟邦委來尸停驂
訪舊南史是咨徵文篆刻徽懿昭垂佳城鬱蔥巖
巖豐碑松楸馬鬣傳信在斯于千萬世式瞻慕思

梅村集卷第三十一
神道碑銘二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順治十六年二月丁卯
上以故大學士王公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於
其位為之震悼而贈謚祭葬褒終之典畢備且命
書其勳德於墓道之碑曰以昭朕篤念舊輔之意
於永永勿忘其長子明德繕疏以謝退而屬偉業
為之辭偉業震恐曰紀事臣職也未有承制而用

梅村集卷第三十一

神道碑銘二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順治十六年二月丁卯

上以故大學士王公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於
其位為之震悼而贈謚祭葬褒終之典畢備且命
書其勳德於墓道之碑曰以昭朕篤念舊輔之意
於永永勿忘其長子明德繕疏以謝退而屬偉業
為之辭偉業震恐曰紀事臣職也未有承制而用

草莽固陋褻王章而私令甲禮之所不敢出也
明德固以請曰

上命卽其家伐石樹表而螭首未有刻文匪惟抑
沒先人將以隕越鉅典不共是懼吾子其謂之何
偉業旣辭不獲命謹按故光祿大夫左副都御史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文通王公諱永
吉字脩之一字鐵山揚州高郵人也其先世徙自
毘陵曾大父諱木大父諱煥父諱自學皆以公貴
贈少保妣皆贈夫人大公生而瓌異長身脩髯具文

武材略由進士起家再爲縣令於大田於仁和一
爲推官於饒州咸著異政從戶部郎備通州兵事
有威名遂推以巡撫山東未一歲改薊門總督其
時流寇已隳突河華滔天阻兵羣孽扇行所在蟻
結燕齊雲朔魚爛土崩公受賑於倉卒之時投袂
在敗亡之日猶能輯寧東夏擁護巖關障遏奔衝
叫呼楮柱旣而有謀不用勢竟莫支變服閒行投
死無二忠著於前史事隔於典運故不得備書其
初入

本朝一見授大理卿守法律持大體以刑不上大夫請郎吏之謫罰者得以贖論晉工侍郎用疏辭報罷再起戶侍郎上封事十條於蘆政馬草尤中肯綮又陳投充五大害謂其上干國法下失人心慷慨切至報可施行尋擢兵部尚書賑饑真定卽道上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召入爲秘書院大學士其在兵部也絕請謁以嚴選格飭訓令以定兵制侃侃克舉其職且念土寇用反律而問左剽劫不得與同科卽收考宜下刑曹非所司所當

置獄其有無辜連染者請出之以息冤濫真定爲州縣三十有二凶災延蔓數百餘里公以上賑卹恩甚厚不可委屬城長吏倍道兼馳所過人人慰勞老幼滿於車下興發成於手中得調度之宜有賙救之實又以其間訪官吏良猾風俗利病爲書奏之

上久知公忠勤任事故有大用公也公居平檻擊江南漕弊京通是其根株非大釐革不足與更始會緣兵部前事從內院出奪一官視通州倉公

初不以左降有所弛易受 命立馳至潞河訶輓
卒以何不前對曰爲紅船紅船者楊村淤淺轉運
之船也具得其稽索侵牟狀公笑曰吾分爲三番
遞運則弊不得行矣已而果然嘗夜宿通惠河傳
籌發運艘危坐難兩巨燭手漢書一冊風雪繞其
鬚髯達旦不寢人望之曰高郵公真勞臣也明年
召入爲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
上時御南苑手腕所服 冠以賜面 命之公頓
首出坐堂上進其屬問曰新舊人以名第需次者

幾何人曰千人矣椽史之以年勞在冊者幾何人
曰倍之矣問其循序爲注補曰員缺之汰也資歷
之有不相當也卽如有十年之人而不得官也
問其設法爲疏通曰叅罰之多也開復之不易也
卽如有十年之官而不得遷也公太息起曰是
安用我主爵者爲乃舉職掌所當釐正者分爲二
十疏杜門請假繕寫十日而始成奏旣上見者咸
服其精切蓋公天性彊于吏職能斷大事處之不
疑以吏部用人爲天下安危治亂之本上以協恭

同事外以厭伏羣情綱紀畢張苞苴抑絕卽下至
流品勾稽年羸月縮銓除移駁甲是乙非他人視
之叢薈紛糾頭目眩瞶者無不吐決如流笑譚不
倦而公亦自此漸以病矣公病而尚方賜藥物
趣累詔不得已復出出而坐兄子科場事責授
太常少卿未幾卽進左副都御史有意復嚮用之
而公竟病不起嗚呼斯可謂出身爲物以死勤事
之君子已公亦奚憾矣哉其或有不量公者曰古
稱得士可以後亡公之初節不可爲不用也何以

不能挽橫流救未造乎是不然山東亡命蠡起如
龍山滄浪淵諸賊天下之巨猾也公以一節挑三
百騎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亦足以見其略
矣京師倚邊腹建牙爲犄角舊制額兵十萬有無
尚不能支乃抽調潰亡之後不復能軍廷議遂裁
一督師一保督三巡撫二巡治六鎮帥而獨留勦
督一官以任公予之以各路零星收拾之能卒又
闕其一年之餉而以當駸駸渡河百萬方張之流
寇撩猛虎以空拳救燎原于杯水尚謂公力獨能

辦之然乎否乎撤寧前併山海以爲楮梧根本之計此何等時也謀國者狐疑相杖公爭之數月猶不見從賊大同圍急而後遣之故公以單騎十日盡發關寧勁旅顛沛勤王去京師二百里而已無所及若夫公之南還也柄臣不過資其空名而未嘗假之實力然猶扼淮不可蹈海何之走單舸於颶風鱗浪之中幾至觸石橫流妻孥破沒而後束身歸命嗟乎世之不量公者固失之矣彼謂智者覩危知變轉敗爲功又豈所以知公也哉羈旅登

朝非勳非舊遽受客卿之禮驟立羣僚之上苟非盡瘁竭誠何以報恩塞責又自悼推遷興毀耻以其餘生倖富貴庶幾乘機構會殫未死之力以救濟元元是以出入數年焦形極敝此固公之自待如此而其用心良已苦矣才大則磨斲自多名高而牴牾亦甚公於是乎術輔其資道全其用有寬厚愛人之德而議獄不厭其深詳有變通宜民之方而守官必主於繩墨其意在別嫌疑擿隱伏絕賓客棄親知取一切以自立於無過然後可以

保持善類調護艱難負方圓並畫之才逼膏火自煎之勢靡事不爲繼之以死維

當宁以馭騏驥者利其銜策擇棟梁者善其斧斤顛倒詘信妙於駕御而勞臣中壽奪我股肱宜乎手詔爲之驚嗟而拊髀加之痛惜也偉業辱與公游每見其酒酣脫帽顧盼風生詠嘲譚笑而語不及私簡易威儀而望之增悚輒驚以爲莫能測識及往問公疾公自言昔年經虎口葬魚腹瀕於死者數矣

主上待我厚今犬馬氣衰便恐無緣酬答不覺涕泗橫流故今日執筆表公心事以告萬世其使王氏子孫知

朝廷所以保全先臣蹈戴無極而後人之過此者得此碑於苔侵石泐之餘摩挲捫讀論公之心而參攷於紀載必有爲之彷徨而愾嘆者斯於公亦可無負也已公生卒皆以己亥葬于其鄉之時躋山而鄒趙兩夫人以 詔祔子七人孫六人餘在誌傳中公嘗割股肉以療親居喪稱死孝而高郵

大水捍災患有功皆其大節不可不紀嗚呼觀公
於此二者則其爲

君國以不有其身又可得而知也爲之銘曰
於赫三事徽音不顯允文允武王臣蹇蹇廼告圻
父曰予腹心乃陟上宰左右一人錫之天閑爾亦
千里駕我日車掉鞅不已維玉及瑤垂帶以朝耀
首有飾翠帽豐貂雲臺是圖憂公見貌于思于思
遇天一笑亥有二首辰在降婁害于股肱箕尾以
游追命舊勞大書深刻史臣作歌爰紀衮職淮水

方泲我公障之高城無恙我公相之卜茲墨食公
其來思穹碑截截宰樹參差後千百年視此銘詩

其來思... 公... 碑銘... 世祖皇帝御極之十年兵部右侍郎張公鼎延夙
夜左右執事有恪
上憫其勤勞加恩賜金幣馳傳歸里公卿祖道於
長安門外都人以爲榮又六年公以病卒於永寧
之故第其子兗州太守瑄吏科都給事中璿泣而
言曰維我

善文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永寧王調張公神道
碑銘
國家天造之初卿貳大僚不敢遽以骸骨爲請有

年至致事者輒留宿衛奉朝請於京師其蒙恩
予告有之自先臣始是不可以莫之紀也又三年
兗州服闋補淮安守而命偉業書公墓隧之碑謹
按張氏陝西同州人始祖仲文避兵徙洛之永寧
仲文以下六世諱士益緣其子中丞公貴得封中
丞公諱論仕至四川巡撫都御史以元配段夫人
生公公舉萬曆壬戌進士起家行人考選兵科劾
兵尚書霍維華以罪廷諍惠安伯張慶臻賄改勅
書及宣大總督張曉巡撫張三杰失事狀所言皆

施行當時推其讜直陞兵科都給事中在明季啓
禎之世蘭州土司奢崇明反連結水西中丞初按
蜀繼受任滇撫克遂前功先後收復四十七城拓
地二千里五峰山桃紅壩之捷馘其渠魁印笮蕩
定論功爲西南第一方中丞歸自按蜀以清卿居
里負知兵名而公被擢在省垣將吏勇怯軍機進
止皆其職所當執奏每在直中夜治文書參密畫
旬日不敢洗沐其劾張慶臻也上怒慶臻勳舊
掌京營行金主書竄易詔草文華召對事連長山

相劉公鴻訓劉賢相其曲意慶臻有端受取事未
得考實公雖糾擿慶臻無所避終不欲傳上怒
致大臣辟故與御史吳玉持論並劄正而公微爲
持平在廷服其知國體後於平臺數被引見敷奏
詳敏上以爲能眷遇寔隆以中丞撫蜀子例不
得居諫職請避歸忌者撫其里居事蜚語聞左官
薄謫而中丞亦功成納節矣流寇之渡河而南也
首陷澠池盧氏次及永寧永山城不修礦盜亦動
邑無真令民皆搖心中丞卽巴渝之舊部過宛雒
之嚴衝誓衆登陴捐金犒士天寒露止離風雪輒
瘵之患城全身瘁屬疾不起公時已從行人司副
再遷爲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職事修舉駸駸且
復嚮用旣奔喪成服伏闕上書曰臣父出定蠻方
還扞鄉里戮力兵間致於僵仆惟主上念葛亮
之渡瀘以勞定國憐子囊之城郢沒不忘君庶俾
先臣死骨不朽上省章嫌其稱譽過實下所司
按覈竟坐免官或以爲用事者因微文修舊郟非
盡出於上意也監軍道湯開遠好直諫嘗追訟

公曰永寧鄉紳張論以死勤事不蒙優錄并其子
錮之熊耳以西塢壁以百數有不聞之解體乎閱
七年李自成再起中州先破宜陽永寧而雒陽遂
至不守公流離中條上形勢請於宜永之交如韓
城三鄉者宿重兵守要害山道阨隘可以搯其吭
而弗出且曰臣爲親受譴不獲復奉闕廷敢因耳
目所及一陳滅賊之策永填溝壑終無所恨上
亦韙之然竟弗召也嘗憤中樞失策流涕告所知
曰嵩山綿亘三百里宜永當適中之地永有東西
二嶠之固尤足設險賊之出入秦豫磐牙穿穴於
其中始先人守永卽所以守雒守雒卽所以守中
原當時不圖其功覆用爲罪山民憤歎人無鬪志
賊勢披猖未必不繇於此嗟乎吾父子功罪已矣
如國事何哉當自成破永公守南城事急主僕匿
於埕井賊燭以炬弗見投之以石弗傷越兩日有
一嫗來汲僕謀於公緣縋先上方及幕賊攜刃者
至將加害嫗給言吾子也遂脫脫已嫗忽不見僕
傳語其儕篝火井旁號公出之歸於溪源寨五日

中夜心動跨驢急行天明而跡者至報曰已去乃
免公有井異記著其事文多不載公之免也宗人
多死兩子幸無恙避地河北懷縣間行歸營中丞
竈窵於故山中賊騎充斥公晝伏林莽夜穿窬穴
葬畢仰天慟曰孤子自此可無憾矣汴梁之急也
公建議秦兵雖奉詔來救賊銳甚未可爭鋒可駐
師鞏縣扼虎牢之險爲持久及孫傳廷敗於柿園
歸秦掃衆復出關自謂必勝公獨貽書戒勿輕敵
宜修復雒陽進戰退守出萬全之計迺吾謀適弗

用而明亦已亡矣兩河並覆郡邑受僞署誅鋤大
姓搜牢金帛公子弟被執彭考惴惴宗族之弗全
會本朝受命大庇生民百度維新九品式叙公
用薦徵拜吏部驗封司郎中由驗封改考功管大
計是時天下新定長吏丞尉軍中以便宜除拜皆
白版假守年勞治行椽史輒去其籍莫得勾稽公
據典章覈流品浮僞必黜貪殘必懲奏免千有餘
人銓格以正甲戌分校禮闈所得士有至公輔者
累資晉太僕少卿換大理尋爲正陟侍郎於工部

爲左於刑部兵部爲右階通奉大夫再進秩一等
禮遇視六卿蓋異數也其在大理刑部也屢決大
獄亭疑奏讞依於仁恕仍抗章舉正職業申嚴律
令不爲煩苛大者定僕區之法寬株送之條盛夏
請解出繫囚桀黠民妄指莊田詭勢自匿者必正
其欺謾至今奉爲絜令焉公爲人曉習文法在事
勤力鮮所回隱同列或語以受任日淺宜引嫌避
可否公搯擊出涕曰某遭本鄉傾覆生類殄盡提
攜細弱歸命

聖朝出虎口攀龍鱗際風雲脫湯火若不能出身
自効裨益萬分何以見陳許汝穎之士乎其居心
盡節如此中丞有別墅在金門山所產篋管篠簜
埒於江陵之橘成都之桑公之謝政歸田疇廬舍
次第整比於其間立家廟設義莊以尊祖收族暇
則偕鎖少參諸公爲阡陌之游作五老圖自爲文
記之有勸之復出者笑弗應二子中外並歷顯仕
垂組揭節歸拜公於德里公與廉夫人慨然太息
曰吾出胥井之中上見烽火接天下見積屍撐距

當此時未識軀命所在詎意今日骨肉復完鳴騶
夾道上先人之丘隴哉語曰知足不辱
聖主之優老臣恩不可以忘也公兄弟三人季曰
世延夫婦死于兵公撫其二孤瑛琿有恩紀廉夫
人視遇如所生人以爲難夫人事公母段太君以
孝內治肅飭先於公二年以沒公字慎之別字玉
調有文集二十餘卷墓在豐原之墟以廉夫人祔
子三人長瑄次璿也季琬殤女三人孫男一挺之
孫女一餘詳在墓誌偉業聞活千人者必有封中
丞之討蘭州與水西也不多殺戮以侈首功不附
宦寺以趣賞率髡人棘部可撫者撫之巴童賓女
無歸者歸之其仁恩結於蜀人猶宋之有張益州
焉黃巾禍亂食祿之家多見屠滅張氏子孫獨完
受其福嗚呼上下三十餘年觀公父子之際亦可
以知天道矣初偉業之識淮安君於浙也因吾友
張黃門救菴以定交繼在京師得交吏垣君距今
十有餘年矣淮安友道敦篤契分特深熟聞公家
世行歷言之庶足攷信茲以揭德樹旣爲屬容敢

用不文辭謹掇拾大者著之如右而系之以詩曰
金門之竹有琅有玕上捎白雲下拂青鸞于焉宴
衍于焉考槃河水漣漪二嶠噴吮篤生中丞功
著西土紹啓我公主闕是補謬謬在廷不茹不吐
亂之始生載禦其侮一皤皤黃髮有勞實多覆曰
僭慝讒口則那心之憂矣涕泣滄沱人亦有言我
罪伊何洛之竭矣乃穿我墉井之冽矣乃逃我
躬誰其擠之我是用急誰其拯之使我心惻亂
其有定天降厥祐西王師祖征生民乃救

帝思耆德召置左右豈不懷歸竭蹶恐後乃亞
司空乃貳司馬

帝曰汝勞錫之休假錦綺千純黃金百冶公拜稽
首歸永之野飲此旨酒瞻望北邙哀我人斯何
辜流亡愁余一老歸焉永臧蒼蒼者天矢諸弗忘
伐彼篔簹爰作笙篳嘒嘒管聲薦我蘋藻凡爾
子孫不遐有詔神之聽之工祝致告維厥祖是
承維先公是行鼎彝及龜刻茲令名如嵩與少不
騫不崩後千百年家以永存

惟無錫秦氏遠有世序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
公十八世為明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公謚端
敏端敏之仲子姚安守諱汴汴生邑文學諱楷楷
生湯溪令諱延默湯溪以吳孺人生府君諱重采
字幼儀用子貴初封編修再封中憲大夫按察司
副使元配華恭人生三子吾友補念舉乙未禮闈
第一臚傳賜及第歷今官府君之冢嗣也邇 國
家天造之初遭風雲致公輔者多在大河以北我

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秦公神道碑銘
惟無錫秦氏遠有世序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
公十八世為明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公謚端
敏端敏之仲子姚安守諱汴汴生邑文學諱楷楷
生湯溪令諱延默湯溪以吳孺人生府君諱重采
字幼儀用子貴初封編修再封中憲大夫按察司
副使元配華恭人生三子吾友補念舉乙未禮闈
第一臚傳賜及第歷今官府君之冢嗣也邇 國
家天造之初遭風雲致公輔者多在大河以北我

東南之人由制科進者先後衰然爲舉首然及其親之存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當補念之首南宮薦也族子對巖太史名在其亞人咸謂世德所致且曰此兩人皆有親是時外再世中憲大夫天子幸南苑親近儒臣數召問其父母幾何歲兄若弟幾何人補念進見輔便殿賜衣侍宴上慰勞之者尤渥府君從其家貽書教誡補念出以示其同官余從班行中具聞之又五年上擇侍從諸臣之才者試之以民事補念乃遷爲

監司爲臬長於浙西江右府君一再就養於邸中兩地士民間其緒言退而攷其長之行事皆謂曰信府君沒凡所以昭德焯聞者有狀有誄有幽堂之銘補念偕其弟屬偉業書其墓碑余旣辭不獲命則請書其孝友敦睦者曰君少孤說髦就位辟踊如成人母病籲天減已算以代母喪在殯火作搏穎號呼融風爲之反伯兄有倍年之長旦晡問起居細大必諮請待報兄中歲多故諍訟則相救繇役則相助誅求則黽勉中分之疾病手自扶持

口嘗藥以進居兄喪哀毀過禮上自世父下逮諸子旁及於姑姊甥舅其事長也肅而和慈幼也柔而正收族也信而睦一門中外貧者取給焉弱者取力焉怨者取平焉先君之師資執友平生之同學故人德施罔弗報也患難罔不恤也宗人之占籍宅邑者通賦株累不忍別白以移之禍也書其莊敬樂易者曰衣再浣食二簋而祭祀宴享必潔必豐飭廉從絕于謁而公正是非不阿不撓稱心直言忘形徒步無畦岸無齟齬無鉤距無町畦早

罷其公車義好爲小詞間出於博奕漫戲晚年善病昇小輿以節勞觀引滿以當醉油油然落落然也最君生平其闔門投轄留賓泥飲似陳孟公老疾俱至興懷名山似宗少文預終制營生壙歌呼其旁飾巾待盡似趙邠卿司空表聖雖然府君之可書者盡於此乎予於秦氏同官也得備徵所聞可書其細不書其大耶補念之在侍從也君以一儒者扼腕時事見奏對務依於深刻歎曰堯舜在上奈何稱說申韓補念之位執憲也前後多所平

反用仁愛寬恕以爲治有勸之立威嚴者君慨然曰吾父令湯溪清前宰帑金之獄全活者衆家門食報未必不繇於此吾子幸備官可誅殺立威名乎潯陽將以事方卽訊聞君至操百鎰逆諸塗君正色叱之曰若直安所事行金曲則安可以私故黷大法若此者君之居心持已補念之涖政服官徵諸家乘有裨國故所以發忠而養志者胥於是乎在何可弗書書其卒生癸卯沒戊申僅過乎中壽也書其葬去赴告之六閏月其地侍郎灣也以

華恭人從恭人蚤亡由安人以再受贈命其賢有德也具家傳故不書不勝書也書其子長江西按察使鉞卽補念也寅仲也錄季也皆諸生孫八人曾孫三人孫以下何不名誌詳故碑可得而略也然則碑之所宜詳者尤在補念之孝乎孝經之言曰揚名安親名揚矣親不安不可謂之孝也往者翰林官俸入不足資所給輒寬其休假湯沐以便於定省今令甲獨否故有掇上第備近臣爲親者緣供億之闕憂其子爲子者爲門戶之艱念其親

以地之遠而賦之急惟江南爲特甚古制寬大臣
有請外宋之館閣雖直學士以上猶乞一郡以養
父母官於人不以資潤餘職其於外也必以
世祖之內外並任者實倣舊典責吏治兼體臣子
以優其私竊聞補念之迎養也將車都亭扶攜垂
白長老聚觀郡邑畢至余在同官中爲愾焉太息
曰吾輩之事其親有一日之寵如秦君者乎故今
日刻君之碑書吾友之孝而原本於君恩噫嘻
此亦禮經意也爲之銘曰

奕奕淮海大放厥詞好是正直坎壈於時桓桓端
敏大顯丕績耆定四方載諸典冊維君也文不有
其名維君也才不有其勳左絃右壺笑傲白雲永
懷二人孝思無忝因心則愛篤我天顯動莫若敬
居莫若儉講信修睦守道樂善帝曰鑒哉錫以圭
璧薦之明堂籍用瑤席乃登法從乃作牧伯祿養
鼎鍾休假浣滌趨庭義訓曰圖報國昔人所重惟
兵與刑尚書秉鉞撻伐蠻荆好生不殺著有令聞
今君之子執憲以正仁恕廉平全彼民命弗替引

之長保餘慶有墮者山有檻者泉春申谿澗泰伯
土田新阡襲吉卜云萬年爰作斯廟升歌鼓瑟我
牛我羊薦饗來格絃彼銘詩刻之樂石貽爾子孫
昭示無極

梅村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僉憲梁公西韓先生墓誌銘

偉業奉先大夫之喪在殯真定少宰梁公諱清遠
排纘其尊人僉憲西韓先生行事來告日月日公
薨月日公葬納窆之石未有刻文以累子偉業為
之嗷然號曰西韓吾友也聞朋友之喪禮宜為位
哭今惛惛直經之中弗獲以其服哭之又大功廢
誦矧可銜哀執筆預知文字之役乎敢稽顙辭踰

月方伯佟公再以少宰之意來速銘則又絜獻流涕曰孤子交於梁氏父子者二十年先大夫所具聞也梁氏方貴盛知交故吏滿天下少宰不以假名公卿手顧重趼三千里固以屬余其謂篤老故人知公之生平爲悉也敢終用服爲解乎乃反袂拭面刪取其辭而銘焉按狀公諱維樞字慎可別號西韓生真定人其先徙自蔚州七世至太宰貞敏公始大貞敏第四子封中書澹明公諱志以元配吳夫人生公公生而瓌異貞敏奇愛之旣長負志節讀書不屑俗儒章句澹明公俾就家塾塾師避席謝非所能誨且曰是其文殊類夢白夢白者高邑趙忠毅公隆萬中所推真定兩太宰也時以小選家居講道指授生徒公執經往侍遂爲入室弟子每著書必命校讐丹黃接席得所詠韓河諸什撫卷嘆曰風雅不墜復見之梁生矣其愛重如此學成至京師及應城楊忠烈之門楊一見嗟異曰高邑誠知人乙卯京闈旣雋諷誦自如罕接賀者趙公聞而嘉之曰此吾所以取慎可也天啓初

趙公枋用公以貞敏褒終之典未備上書闕下因
趙公以徧贊賓客表章先烈討求國是愍綸下而
公之聲名爛焉逆奄起詔獄目趙楊爲黨魁首被
禍趙白首會逮公傾身瞻護唯謹趙公得減死出
語人曰若慎可者斯可謂之義故矣楊銀鐺膠致
道出恒州公策蹇往迓大言檻車之旁曰公此行
足以垂名竹帛死者公之本志豈足畏哉楊舉手
曰知子此來不徒師資之情昔人有言九死不悔
此吾心也於時邏卒獍立人皆以耳目非是盍不

爲門戶計公不顧累下春官第臺使者疏其才京
朝官以詔書保舉久之用吏部銓考授內閣撰文
中書舍人公大臣子孫生長畿輔朝章國故耳濡
目染機密之地演綸畫勅胥倚辦於公上命草詔
諭督師漏下二十刻中使闕殿門以待傳呼迫趣
援毫立就官省爲之嚙伏應詔陳便宜多所指切
進循良城守二書願頒諸選人爲挈令章下所司
踰年晉尚寶司丞副掌典籍事先是典籍一官非
復祖宗舊制官資由他塗雜進久者子弟枝附盤

互於其中當國者與外廷忤疑爲煽動坐以漏泄
省中語言之上杖殺之而改用公等一二正流擢
自乙科特重其選公屏交游避名勢雖爲當途引
用公務外弗肯與通迺同事者班在公右沾沾喜
自詡相君之私人交關請謁向時得罪者親黨側
目思報蜚語上聞中外皆知公薰蕕不相緣染而
論者以官聯接跡譎語及之誣旣白猶用其文罷
公士論怫鬱未浹月起家擢任工部主事從尚書
吳橋范文貞公請也范公憂神京孤注增樓櫓庀
戎器公襄其勞無何廟社淪胥嬰城被執誓以必
死

皇清定鼎卽舊官錄用奔澹明公喪歸而孝養吳
夫人者八年用疏薦復出補營繕郎管理三山掌
灰物之徵令以共邦用匠人之取厲礮冶氏之給
薪蒸轉移執事之車牛僦費公壹其數量課以員
程丞徒稱平乾清宮告成得文綺名馬之賜陞山
東按察司僉事整飭武德兵備武德多鳴犢暴客
豪大姓爲之窟穴莫能擒治公簡練營兵署其驍

雄爲右職責以討捕收府姦者置之法縛巨猾送
都市戮之境內以清視事一年絕苞苴恤徭役督
河漕之卒而牽輓時申逋逃之條而株送免惠政
流聞會入賀遂乞養後五年而卒於家享年七十
有四學者私謚爲文孝先生稱本志序篤行也公
於書酷嗜歐陽率更得其楷法

世祖皇帝知其能命書數紙以進天語褒嘉傳
爲盛事所著玉劍尊聞及性譜日牋內閣小識羣
玉直譽等集數百卷公之在典籍嘗請下獻書之

令以備典章缺失事不克就至今金銷石泐之餘
考鉤黨之始終辨政本之功罪非公紀錄孰可援
據哉公生於丁亥年八月之二十九日卒於壬寅
年十月之六日元配王氏繼王氏再繼杜氏少宰
貴於典得加恩二母元配王贈恭人而杜贈封亦
如之有六子長少宰也次清泰諸生次清傳武進
士候補鑾儀衛次清尚清芳清烈與兄清泰皆早
卒孫男七人允樸胄監允桓允梅皆諸生允榛允
梧皆清遠出允杰諸生允構皆清傳出孫女五人

曾孫男五人頤光卿光憲光蔭光誥光皆允樸出
曾孫女三人少宰以某月日葬公於真定某鄉之
某原禮也余與公定交於先朝比去京師十五年
宿素已盡唯公迎閣握手高譚盡日余疲蕭不任
趨拜而公善飲噉據鞍躍馬能勤於其官當是時
公之諸子鳴騶夾道人或愛公勸其少自暇逸輒
笑弗應間爲余言年少時射麋擊兔於茂山之下
韓河之濱極望平蕪登高長嘯慕袁絲鄭莊之爲
人又先業在雕橋莊有古柏四十圍趙忠毅嘗過
而憩焉歲月不居身名晚晚每摩挲其下彷徨嘆
息不能去余因察公志氣魁岸沈塞類古勞人節
士之風年雖遲暮宿心未摧每思出其所長自効
於當世非苟以家門貴盛樗散自全者也彼愛公
者烏足以知公心哉余投老荒江六年衰病坎壈
倍於疇昔公家英嗣皆以公故辱知余余得棲遲
閭里苟視先人之飯舍者夫猶公賜也嗚呼其可
無銘銘曰

漢有平原觸忤宦豎急難相勉不憂不懼偉哉裴

生爲前孝廉徒步往送嶠澗之間侃侃梁公媲美
前烈執義名賢古人之節嬰也存趙融乎訟楊同
垂信史北州之良伯鸞五噫叔敬七序作爲文章
掌帝之制益耳有後河西以封一門萬石四世五
公烈士暮年壯心伏櫪母以老耄敢自暇佚恒山
奕奕滹沱洋洋敦丘宰木赤壤黃腸我銘幽宮以
報死友陵遷谷移斯言不朽

左諭德濟寧楊公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濟寧
楊公以避地卒於毘陵東南二十里戚墅堰之方
塋村其孤通睿奉其喪歸葬以狀來言曰先君之
沒也遺命就葬江南而請子一言以銘其藏今諸
孤奉母北還將卜諸先大叅之兆而不得子一言
是再違先君意也予受而哭之曰予何忍銘吾友
哉按狀公諱士聰字朝徹別號鳧岫中辛未進士
選庶吉士癸酉授翰林院簡討甲戌奉命冊封趙

王王以疾請無拜公正色裁之卒如禮丁丑會試
同考得春秋士二十三人明年皇太子出閣講學
充較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恩失當事意尋以
經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尚書田
唯嘉及其鄉人太僕卿史堇所爲諸不法上用其
語唯嘉黜免堇逮問未幾田史之黨復振公病請
回籍辛巳史堇死獄中詔籍其家應恩前已他事
論死乃思公言爲可用壬午召見擢右春坊中允
副考北闈得士百七十有一人癸未題補日講陞

左諭德管誥勅脩大明會典甲申得旨宣慰襄藩
賈手勅諭左鎮入援會通州相出治軍請以公收
山東義勇未及行寇陷京師公授愛女於井趣孔
夫人與妾陽氏祝氏縊已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
覺水灌之大吐復活孔懸絕甦二妾與女死焉得
間棄家南奔督輔請爲監軍護諸鎮帥不果過江
避兵武塘旣而轉徙於丹陽金沙終歸毘陵鬱鬱
不得志以死初予同館兄弟二十四人而豫章楊
機部山右王二彌公與予四人者立朝相終始機

部最伉直予與二彌好持論公謹質凝重多大節其以職事糾黃應恩也應恩者小人歷事久關通中外舊制詞臣於殿閣大學士爲同官而中書特從史卽積資至九卿不得鈞禮淄川相以外臣入廢掌故而應恩挾中官重示籠絡又助爲調旨以此得相張心益驕無舊節公與語不合立具奏又移書淄川責數之而僉人盡目懾公矣田唯嘉者以吏侍郎取中旨進於相張爲師生而史莖特虎而驚父喪家居願指諸大吏爲威福天下莫敢言

公於便殿白發其端退而上書條疏賊釁章十數上當是時先皇帝欲公盡言救下嚴旨屢詰辨苟一語參驗失實且收坐而公所彈奏又皆閣部大臣方任用領事其黨以聲勢權利相倚行金錢數十萬金吾大璫爲耳目日夜思有以中公而公以一書生孤特寡助結怨要近危禍難測朝士自一二人外莫敢過其門大會廷中無有立而與之言者迺益慷慨發舒盡列其詆欺狀以進終使邪黨莫得楛梧顛倒錯愕咋舌喪氣自實而後止此

固公質直忠孝上感 主知而 先皇帝之明不
可及也已公之奔走漂泊憤懣發病病革而大呼
先帝召對者三凡以感舊恩而必報之死也嗟
乎當 先帝親儒重學而同官三四人奉詔輔導
太子其遭遇之隆可不謂盛歟逮乎天地裂交游
盡二彌前以病亡機部嬰城不屈而死唯公與予
得相見於流離之中而復沒於窮村喪櫬未還妻
子不立屈指二十四人零落亦無幾矣嗚呼可不
嘆哉公始祖諱林元季自北地遷濟林生惠惠生

景高景高生鸞鸞生贈中大夫震震生贈中大夫
思仁皆以大叅崑源公洵貴贈如其官崑源公卽
公父也崑源公初娶周淑人蚤卒繼娶聶淑人生
公公以甲子舉于鄉丁卯而大叅公沒聶淑人亦
亡不及見公成進士公每言及未嘗不涕泣也公
初娶贈孺人黃氏繼娶封孺人孔氏實聖裔妾陽
氏宛平人祝氏江都人以殉難故其葬也必以耐
禮也男五人長通睿諸生黃出次通俊通久俱諸
生次通倣孔出次通佺妾經氏出女一孫一璜通

睿出孫女四人公詩文雅練章奏尤警覈所著靜
遠堂稿玉堂薈記戊寅紀事甲申核真略凡數千
卷生于丁酉七月十四日卒于戊子七月十一日
享年五十有二其卒也通佺甫二歲公命育之江
南且指以托通睿曰青山埋骨何必故土待此子
成立以守吾墓今盡室北歸通睿必能奉經氏母
撫幼弟以無忘父命嗚呼公雖卽安先隴而臨沒
遺言請以刻諸墓石以明公避地之志也爲之銘

曰

直矣而不罹其禍忠矣而不遂其名其必死而不
死也君父之德其不死而必死也臣子之心豈其
道之將行而命之不辰唯夫不有其家不有其身
以全吾貞用昭示乎後人

居珥塘村始爲丹陽人累傳而水南居士諱輅以次子考功郎光裕貴封如其官丹陽之荆始大福建漳州府幕省吾公諱光祚水南長子於考功爲兄則公父也公繇諸生入太學授官鴻臚輒去職家居以孝悌聞先人資產推其上腴以與仲叔二弟仲蚤亡子幼公成就之訖於舉進士而實君先是辛酉捷省闈以經義知名當是時金沙婁東負天下望實君最蚤達爲共起者所推重海內之士羸糧徒步以趨金沙門巷常滿其爲實君所容接者見公無不拜公顧勿色喜曰吾家自水南公以來皆用退素爲業爾以經生驟致虛譽若此可不戒哉已而實君棲遲累上顧視同輩及後舉者皆食祿得顯官親老矣公廼慰之曰若以名德重天下於我足矣豈藉一第娛老人耶其雅趣如此公爲人彊力任事醇謹篤誠性方嚴寡言笑不妄交與好面折人之過其中寬然長者也輕財好施見孤嫠窮餓者傾囊橐毀質劑無幾微德色其爲祠正也每春秋時享庖俎豆省牲牽具薪蒸眠滌濯

率羣從子姓執籩裸獻不以年至爲讓不以寒暑爲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長幼飲三行顧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令乃書二簿明徵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責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應撻罰雖甚頑梗若撻于市無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恐使我公知也一郡之人咸稱其宗法公以己丑三月十八日卒卽以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偕王宜人合葬宜人王恭簡公之孫涉縣令栗菴公之女有家教年七十有五戊寅七月之三日卒生四子長廷獻仲廷聘兵部主事實君爲叔子而廷璧其季也女一諸孫十人丙戌舉人名子周者廷璧出於是實君以其狀來乞銘婁東吳偉業曰宗法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自大夫不立家廟世族弗設宗老而長幼無所習賢不肖無所勸兵興以來譜牒散失數傳之後將視其祖父不知誰何之人此可爲歎息者也余與實君交二十年其間友朋挫折殆盡或親從凋落或家門陷破獨於荆氏名高而德違其禍仕晚而祿逮其親

處於邑危民亂搶攘流離之中而能使門戶晏然
名位通顯守先人之祠以教養子孫其祖宗之積
厚使然歟抑宗法之善足以致之歟君子謂玄初
公之處已也惠而勤其教人也肅而寬其事先也
敬而有禮是不可無銘爲之辭曰
公生已丑世宗代日月七紀天地壞先朝逸
老古遺愛宜人辰當甲子再又十有五祿不待四
子十孫福大來川俊倬修傳建遠邁夔臯及周後
未艾龜食其吉筮無害後五千年銘石在

嘉議大夫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

按察司使江公病且革執余手流涕曰吾死不可
不速葬吾墓有寢室將於此終焉所以窆窆之易
也言已哽咽哭哭已復誦諉如前余爲失聲長慟
其明日公果輿疾載柩而行越十有一日卒先是
公葬其原配張宜人遂自草生壙誌略於是其子
德祉孫紹賢以庚寅六月十五日葬公八里橋之
新阡迺卽公誌略來乞銘余泣曰公未死而欲見
余文旣病而托予以死也其何忍辭爲序而銘焉

序曰江氏家世無爲軍始祖聚從高皇帝起兵以功授昭信校尉世襲浙江衛所百戶聚子亮陞千戶改太倉衛進指揮僉事亮生懷遠將軍宣宣生指揮同知英英生二子長都襲世爵次山則公王大父也山生復亭公天然始用文學顯復亭子五人長御史亨泉公有源而見泉公有功爲第三子見泉子亦五人仲卽公也見泉以孝廉通判寶慶府陞雲南彌勒州知州謝病歸公始以乙卯舉春秋第五人壬戌成進士選授刑部主事陞員外

改調兵部車駕司進郎中以忤璫削奪先皇帝卽位起原官擢肅州副使丁外艱服除補廣東嶺西道加叅政再遷江西按察司使因署驛傳事以微文被譴歸公之族出及閱官次第得於自敘者如此公成進士叔弟翀寰公昌世甲子舉于鄉見泉公年八十公兄弟五人日擊鮮奏酒諸孫畚耨鞠臚上壽里人榮之其任嶺南也翀寰謁選亦得廣州一官公兄弟老矣相愛也仕宦得相依里人又以爲榮此公之孝弟也其忤璫削奪也族弟雍

世者游長安與里人某某作歌詩刺璫事發駢斬
雍世獨亡命得脫邏者大索踪跡且及公禍不測
公正色無恐卒以免其先皇帝初詔用摧折諸臣
起家輒致津要公僅循舊牒需次一載乃得備兵
肅州肅州爲西涼絕域人馬踰隴者道上絕水草
且十日公以清郎召用棄擲萬里外於人情不能
無少望公處之晏如在嶺南日沿海買舶關入貨
物爲奸利長吏坐而操其息以爲常公所轄非汎
口以颶作漂大艦數百稅之可得十餘萬緡公禁

止勿上岸曰庸知非洋寇耶此公之居身服官也
公與給諫荆巖許公爲同年相得歡甚里中人所
稱江許者也從江右歸給諫已前歿矣余兄魯岡
初爲孝廉公常奉 詔以三品官得舉所知疏其
名入薦後魯岡成進士稱廉能世以公爲知人始
余年七歲讀書公家塾識公公卽是年領鄉薦後
三十年家居公折輩行與余及魯岡游當是時同
里中如予兄弟最稱蹇落矣公於他雖甚薰赫未
嘗少降意此公之居鄉與交友也公五十外便絕

房室間好蒲博諸戲里居十餘年起第舍斥園圃
窮日并夜唯恐弗及每一屋成張樂置酒無何應
櫺欄楣移就別築浸尋撤瓦椽從之矣公於子弟
不欲有所付託橐中裝多爲僮奴竊去晚歲常苦
貧顧搜牢廢篋經營如故人或勸止之笑勿應夫
人生謀百年菟裘常爲算久遠避凶忌公自以旦
暮入地手自料簡下里諸物可謂達生知命矣生
平嗜好聊用遣放嗟乎其有不自得于中者耶公
諱用世字仲行別號鼎寰生於萬曆癸酉九月二

十六日卒於順治庚寅六月初四日年七十有八
原配張宜人生於萬曆丙子二月二十日卒於崇
禎乙亥四月三十日年六十子二長德禎蚤歿次
德祉國子生孫男四紹賢府庠生德禎出紹祖紹
貴紹顯俱德祉出初公以己丑八月先葬張宜人
側室李氏祔焉及公之葬也去歿之日僅及旬耳
公羊傳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
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禮大夫

三月而葬同位至公其當時者歟不及時者歟予見六七年來士大夫不告喪不會葬兵革殺禮危不得葬者有之矣其子孫或以卜兆請具喪三年矣葬矣乎未可知也夫過時而不日則固已葬矣春秋猶謂之不能葬况過時而不葬者耶公之預作終制氣絕便歛歛訖便葬子孫遵而行之哭泣盡哀送車數十乘渴葬而得其正可不謂之禮歟吾故謹而日之也銘曰吁嗟江公居此室筮言協謀龜食墨後五千年視銘石

封徵仕郎翰林院簡討端陽孫公暨鄒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所知先達如毘陵尚書孫文介公以理學爲名臣偉業初以後進禮請見會公病薨不果恨當吾世失之庶幾得公之子弟及門與聞公之道者傳其緒言餘論則猶之乎見公也乃今操筆而銘我端陽先生端陽文介弟之子今簡討衣月館丈之父也孫氏家世臨濠明初有都督同知繼達者以賜第常州遂爲其郡人稱始祖五傳而爲山西行

太僕卿鑾與從叔益同舉正德辛巳進士太僕生
洲洲生臬再世贈禮部尚書臬生文介諱慎行爲
乙未進士第三人以禮尚書事光熹兩朝爭李可
灼紅丸索引春秋斷獄罹瑞禍幾不免端皇帝召
至京將用以相遇疾薨其事具國史有弟曰北愚
公諱慎思由明經授藍山令生三子端陽先生其
季也初藍山教授里中與鄒擴菴孝廉爲執友孝
廉之子憲副澗寬公少從藍山受經旣貴而兩家
通婚姻當萬曆之季昆陵世家推孫氏鄒氏憲副
用文章政術顯而端陽實爲之壻以此游叔父外
父間修學行號知名孫氏自太僕以清白起家子
孫產復中落文介篤友愛其刻廉類貧諸生端陽
雖宦家子鄒孺人于歸乃至不能謀一椽就文介
別業以居攻苦食淡恥以干謁進年三十始補博
士弟子員家貧乏絕間出未歸鄒孺人不肯從親
戚假貸炊烟中斷者久之先生還喜而嘆曰真吾
婦也文介家居講學先生蚤有聞於止躬慎獨之
訓其所辨曰義利所重曰盡倫文介以盡倫爲止

至善嘗著困思抄一書其首章曰文王以仁孝敬
慈信爲能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倫盡則道盡斯
以謂之實學先生服膺弗敢忘晚年郡太守會諸
生論經義於傳是書院先生拱而言曰學以明倫
爲本不則從事口耳與高談性命非俗學卽僞學
也坐者皆爲聳聽嗚呼文介之爭紅丸也深有感
於兩宮慈孝無間而在朝窺窬枯分水火以致不
能調護起居可謂不敬故援經義以垂戒人臣其
說本乎正心誠意要諸盡倫而止豈有一毫是非

輕重於其間哉先生於三十年之後重爲舉揚大
指良以見先臣居官立朝爲君父持論者在此其
平日修身力行爲子弟誦說者亦在此然後文介
一念篤誠不與黨論異同者始明白於天下後之
讀三案者知國是不知有家學非先生之言莫得
而徵也可弗識歟先生少失父事蔣孺人以孝聞
自傷孤露非科第不足娛侍寡母乃益鏃礪於所
業五子俾各通一經講論逾夜分乃罷數奇不得
志於有司衣月貴後猶兩應省闈試治經生言不

少衰旣 覃恩受賜封益小心謹畏取文介公之
學躬行實踐之於義利之辨守之甚嚴一意絕交
游造請臺使者行式廬禮謝弗見撫伯兄兩孫如
已出教養之俾皆有成就族人之婚喪不能舉者
傾囊橐以行賙救或其人非義干犯者弗與校
也性和易莊敬夙興夜寐終其身不見有惰容修
太僕公遺宅以仰崇堂構於舍後闢一圃顏其堂
曰寧遠取語錄大義題諸牆壁曰吾以觀心養性
焉善奕棋然亦非所好惟酷嗜行楷書能得文介
筆法嘗少抄陰符道德經指其中曰此與中庸之
論未發者合有異泉瀟湧於圃中作亭其上題曰
丹泉自爲文記之笑曰人以我爲好道徵不知此
吾儒仁知動靜所發端也其篤志醇正始終不貳
若此鄒孺人知詩書嫻內訓婉嫵能得其姑心蔣
孺人臨革惓惓於賢且孝躬操作佐烝嘗儉素樽
節之操雖貴弗改其遇親舊也以恩其教子女及
諸婦也以禮其戒飭儉從也以法凡助先生成德
者功居多中年憂勞子女頗善病晚境漸康適矣

然每聞衣月辦嚴入都也疾復作其歸也良已以此衣月不樂居京師同輩及門下士多至顯官而衣月久之不調凡皆以親故也先生諱餘字季楫端陽其別號卒於丁未正月十三日距其生庚子也年六十有九端陽者著所生日也孺人同年生先一年卒子五長自式丁亥進士以其官封先生爲徵仕郎翰林院簡討而母孺人暨妻潘氏并受封卽衣月也潘歿繼室以高氏次自儀其受婚母氏之女兒也自咸娶於瞿自晟娶於陳自箴娶於吳仲叔以貢需次選而二季諸生女七所適多名族諸子各有子自冢適諸生賢以下共十有六其可名者四曰賢曰繩曰振曰謀餘未名也孫女十有三其行者二餘許字未行也曾孫男一殤衣月將以庚戌正月之九日舉襄事於龍蕩之新阡而因吾友鄒訐士來請銘訐士憲副之孫孺人則其姑也故請之尤力余論次孫氏因以追維疇昔當文介公之被召也余奉謁於彰義門之邸舍旣辭以疾其沒也則從而哭之越十六年再至京師則

知同官中有衣月爲文介子孫一見相勞苦衣月
時請外不許又請急余知其爲親故耳語之曰余
實有老親乃不得已於此君固宜其官者也且兩
尊人歲方壯卽不得請庸何憂衣月喟然曰先文
介以盡倫之道教吾父吾父以之教諸子自式之
忝此官也戒以書曰若惟弗墜忠孝以從祖及外
王父爲之師吾父之所期自式者固不在乎一官
也今吾母善病而不去吾豈能以官易吾親哉余
曰善爲流涕而起嗟乎日月云邁霜露不居吾兩

人之蒙恩歸里者先後十有餘年而罔極之痛亦
同致恨於終天矣微訐士之言予淚且潛然承暎
而銘又烏可以已乎乃刪取其狀而繫之以詞曰
宋有胡公文定儒宗猶子與子籍溪五峰我思先
正毘陵忠孝有姪傳家克已守道厥維初生夢彼
赤雲再世而昌協於祥徵有洸者泉取之以祭貽
爾子孫源遠弗替尚書阡左太僕塋東一丘巋然
馬鬣新封我刻茲銘其辭昭灼庶幾後生紹修家
學

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泰掖徐公暨李恭人
合葬墓誌銘

故太僕寺少卿徐公諱憲卿字九亮別號泰掖婁
之沙溪里人也曾祖諱文炯祖諱經父為敬思公
諱可久嗣父為少恒公諱可大同累贈中憲大夫
如公官敬思生三子長諱榮次即公也公少受書
於伯兄榮經義文旨皆出指授其訓公也如子公
事之也如父榮材高有聲諸生間已困躓不遇而
公宦達為名卿經紀其兄家有無必共視其子如

已出故里中稱孝謹者推徐氏公以己酉舉於鄉
癸丑成進士丁嗣父憂丙辰起家授行人司行人
冊封秦益二藩奉計光廟登極詔往山右凡三使
皆稱職庚申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掌計典尋管
京營軍務丁卯添註南京光祿寺少卿三載考績
始遷南京太僕寺少卿駐滁州視江南北馬政又
五年致仕歸久之以病卒年八十有二公爲人醇
正忠厚惟少文所居官好推薦天下賢者其持論
能依名節仕宦三十年常居不競之地同列皆尊
用過之在人情不無少望公處之泊如也以是履
險而不嬰其難處錚而不屈其名富厚寵榮而傳
述於士君子之口以吾耳目所見如公者蓋未一
二數焉其以工給事在南也逆璫初用事而三案
議起公疏論紅丸以李可灼侍疾不謹無論其叵
測有不軌心方士冀幸富貴擅進金石藥嘗試至
尊按祖宗朝法論死無赦再奏內批詔獄二款
非所以示天下公宜還內閣下廷尉語甚切而朝
議僉同一疏則直斥忠賢且罪狀客氏及所用要

人是時朝右尚未敢頌言攻奄者公首先擿發遏其機牙奸黨皆側目焉主紅丸者宗伯毘陵孫公爲用事者所齟齬乃摺撫同議合三案爲成書公疏在要典中排擊且日至又爲蜚語造黨錄詭託稗官小說者家首福唐葉公高邑趙公百二十餘人公與焉其先後公上封事及名在籍中者率檻車膠致都船之獄滿刺劄榜笞數千旁引株逮遍天下或爲恫喝林公者曰收至矣盍一聽我爲諛疏頌德者禍且解公曰我可始直而終佞邪不爲

動嗟乎公疏璫罪時特以爲當官而諍職耳其後赤車奔馳深竟黨與卽素號婞直者惴惴無人色公長者疑恇撓廼坐曹廊中治文書自如惟遣妻子歸曰行矣無同禍留一童子守邸舍日飲酒襍被待急徵人以是服公大度能慎所守也璫旣敗公廼得累遷官於滁有城守功又久不調引告得請論者惜之以公老成遺直未嘗位交戟之內備顧問爲近臣當白發奄奸忠憤激切其不與楊左諸公同填牢戶者特毫髮聞耳及召用摧抑諸賢

卽徒中致位兩府至貴重矣而公猶沿舊牒常調
予散署一卿復以空文佐問政滁州大好山水用
優名賢誠有餘顧視曹輩咸拜公孤而白首仕宦
不獲一入長安城又輒罷去然公亦浸病不復關
世事矣公患風痺數年治良已巳甲申乙酉間疾
遂甚不起嘗對子弟道上恩泫然流涕曰吾南中
時自分死逆奄手迺得歸骨鄉里復上先人丘壠
者纖毫皆先帝力也行年八十旦暮入地顧不
先驅螻蟻重見此等事哉噫亦可哀矣公配李恭
人事姑以孝鄉下以仁公廢居轉物累積纖微恭
人佐之所贏得過當而教諸子醇謹無與比損車
騎減服飾謝遣交游馴行孝友聞乎郡國惟公生
平用功名始終而世其篤行垂示子孫故遠近皆
傳其家法公有三子長二階繇明經除永福縣知
縣娶於呂再娶於吳次三智增例生娶於黃恭人
出次舒邑庠生娶於周側室孫氏出孫八二階出
者五長景耀次昇耀次晨耀俱庠生次星耀次勗
耀三智出者三長耀珽庠生次耀珂耀璣舒出者

一震耀恭人以崇禎甲申五月二十五日卒後四年為順治戊子閏四月一日而公沒公之子以某年月日奉公與恭人喪合葬於左字圩之新阡為之銘曰
貴勿極官九卿譽勿溢稱黨人拙近道介近情非矯許非浮沉佚以病勞以生壽不辱富不盈昭令德永永存

梅村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二

中憲大夫廣東兵備副使王公晚仲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其在無錫者曰馬公素脩唐公玉乳錢公凝菴王公晚仲吳公永調為五人素脩負夙名晚達而唐公尤衰頽凝菴仕宦不大進永調用足疾引休晚仲有弟曰晦季相繼成進士門第通顯伯仲皆少年在同人中最為踔絕矣已而素修殉節唐公以病錢公以兵皆死而晚仲任南韶憲

副聞寇難自經余與晦季遇于吳門相向慟哭無
何晦季亦死矣今秋永調以書來爲晚仲請銘曰
此五人者惟吾在耳是不可無見于君之文也余
讀之不覺泫然流涕嗟乎三十年間人事變滅知
交都盡觀于一邑則海內可知矣觀于王氏一門
則他人可知矣嗟乎其何忍弗銘按狀公姓王氏
諱孫蘭字晚仲別號雪肝其先河東人也十四世
祖福從建炎南渡僑居吳之洞庭其自洞庭遷無
錫則自十世祖信始信以辟召官浙江鹽運提舉
生三子其季曰忠良公其後也忠良生珩珩生伯
週伯週生鵬鵬生宙宙生之柱之柱生贈君我知
父子皆諸生有志行我知以次子孫蕙知縣考滿
恩贈文林郎卽晦季也公爲贈君仲子少而穎異
父子兄弟間自爲師友甲子舉賢書三上始第選
刑部主事奉勅視江北獄多平反擢員外郎出守
成都煩劇號難治蜀府宗人以氣漁食鄉里市人
叫謹操白梃逐之且束苴燔其屋公立而撫曰宗
人撓天子法宜治爾等小民燕王府如三尺何皆

欽手曰惟太守令當是時微公言幾亂居二年奉
贈公及太夫人諱歸服闋起補紹興守歲大禋設
法賑救所全活甚衆久之以積勞擢廣東南韶兵
備副使粵中承平久軍政不修又以去京師遠督
府驕蹇用文法束其下監司治一道兵不得視虎
符尺籍糧糗鎧仗無所關預以爲常公視事欲有
所整飭會徭獍反誓師湟川冒瘴癘穿箐銃薄其
巢殊有斬獲御史上其功報聞矣尋楚警狎至長
沙衡永蹂躪無堅城韶境接比戲下士不滿百公
殫力扞圍使十輩請兵得羸卒七百人復以他警
一夜撤去連州陷樂昌乳源仁化自潰韶吏民縋
而逃手劍當門不可止城中空無人公仰天嘆曰
事不可爲矣再拜自縊死嗟乎以公必死之志使
有一月糧率疲弱之卒千餘登陴授甲卽力竭城
陷嚼齒罵賊而死猶可無憾地下迺公以一身蔽
全粵而督府委南韶囑賊所呼百不應人心瓦解
倉皇自縊是公之死不死于賊死于督府也公死
而賊不至人有惜公者曰人臣之義城存與存城

亡與亡盍從容鎮定待賊至而死之未晚余曰不然夫死者人之所難未有不健于決成于果而敗于尤豫者也當京師初陷時道路所傳以先帝爲出狩素修將自裁客或止之曰君父存亡不可知而先致命萬一君存國復可若何素修毅然就義不顧也素修死其同時稍濡忍者一爲賊得卽欲自引決且不能彼夫封疆之吏城陷苟免其遲疑不早斷遂巡獲臯者遑遑猶是也而今責南韶以傷勇有是理歟公之必死其心則素修之心也

公之死不如素修則地與事爲之也公無媿於心足矣死之輕重何足問哉公配華宜人家本鉅族能佐公以廉儉方兩親繼沒公宦蜀在萬里外經營喪紀皆宜人力也嗜禪悅好賑予自奉簡薄寬和逮下待庶出一如所生公亡九年家事益井井教育婚嫁具有成法公生于萬曆己亥九月十二日卒于崇禎癸未之十月享年四十有五宜人生于萬曆己亥九月三十日卒于順治壬辰之三月享年五十有四其孤仁灝等擇日奉公與宜人

喪合葬於徐陶涇之新阡子六長仁灝縣諸生娶
申氏宜人出次仁液縣諸生娶馬氏側室嚴氏出
仁溢仁演未娶俱側室計氏出仁渥仁澍未聘嚴
氏出女六一適縣庠生殷臣庚卒一適郡庠生侯
其源一適國子生楊世憲卒一字吳庠生劉履恒
一字胡永和俱宜人出一未字計氏出孫男一仁
灝出爲之銘曰
大庾巖巖武溪水蝮蛇糾蟠瘴母起白虹燭天忠
臣死楓林青青魂歸里城郭蒿萊故宮毀高墳巋
然君有子萬里迎喪葬于此後千百年視良史

出文公... 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仲常... 費公墓誌銘... 今上在宥之十四年以郊祀大典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沒贈具如詔書於是溧陽費仲常先生以其子古心公貴得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配史氏贈宜人先是學使者以溧陽士民之請既俎豆公於學宮而... 壘書之下也古心權關吳會得以便道過家上冢而獨恨公之不及見乃最公生平之行蹟涕泣來諗曰先大夫為諸

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仲常費公墓誌銘

今上在宥之十四年以郊祀大典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沒贈具如詔書於是溧陽費仲常先生以其子古心公貴得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配史氏贈宜人先是學使者以溧陽士民之請既俎豆公於學宮而... 壘書之下也古心權關吳會得以便道過家上冢而獨恨公之不及見乃最公生平之行蹟涕泣來諗曰先大夫為諸

生祭酒三十年齋志以沒不孝孤服膺遺訓以濫
邀今日之寵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若吾子昇之
一言則以彰君賜而揚先德先大夫其不湮鬱
於九原也偉業旣拜而敬諾乃卽古心所爲事述
序而銘之序曰溧陽費氏故江右鉛山徙也以宋
參知政事諱士寅爲始祖叅政在開禧中同知國
用使以言利不便忤韓侂胄落職從鉛山徙溧陽
之春雨橋五傳而爲元國子助教諱子潤助教之
子爲明太醫院判諱仲淵仲淵之後累世皆以醫

顯其後有育齋公諱某心育公諱某父子擅其術
稱專門名家心育公卽公父也公生而穎異心育
公奇之慨然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吾祖宗爲此業
以救世者二百年矣其當在此子乎乃盡屏青囊
方技之書呼公而屬之曰此不足學子當識其大
者有吾家叅政故實在公乃感激刻勵經史百家
之言無不畢覽溧陽故山城風俗樸厚其人修士
君子之節而公從其賢者游立然諾砥名行寡忤
而少可務爲嶄然特立以不詭隨於世居家內行

淳備持喪哀毀創立祠堂勤修時祭事寡嫂以禮
勸宗人以學與人交責備行誼磨切彊直有古人
之風屢試於有司收其最等羔雁日盈其門邑子
弟經其指授者皆通經服古見者知之輒曰此費
氏學也嘗拾遺金於逆旅守而不去待其人還之
邑令試諸生傳呼稍倨擲其卷去同事皆隨之出
主者爲謝過焉里中兒獻計設逆璫祠面呵斥之
且貽書數其罪有休以禍患勿爲動其守正不撓
如此生平與同里宋如園先生以功名相期許方

天下多事如園以孝廉叅軍謀油幢笳鼓出入於
巖關絕塞得以專制四道爲名臣公則屈首一經
屢踏省門不利乃至太丘之講授不及伯休之賣
藥以此恒邑邑不樂如園之子其武才而能文公
見之喟然太息曰吾老矣不能偕如園從事馬蹄
間他日其武貴吾兒其聯轡起乎已而言皆驗嗚
呼其可感也已公諱良佐字忠卿別字仲常生於
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史宜人爲其邑鉅姓閩
德中外所稱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合葬

在溧陽城外之某阡子二長達終於邑庠生次達
卽古心也舉順治壬辰進士女二孫四人鉉鑑釗
皆達出而達所出則鉅也鑑與鉅皆庠生吳偉業
曰楚黃州杜退思雅負知人鑒常司訓溧陽爲余
言費仲常名行不置也宋如園從塞上納節歸相
遇於金陵屈指海內人物笑謂余曰君未覩其不
鳴不躍者耳吾友費仲常真有用士也余雖未獲
親炙仲常而游宋氏父子間不知其人視其友徵
於宋氏則可以知費氏矣嗟乎叅政不肯以言利
進閱數百載而子孫始復爲司農郎語曰不爲良
相則爲良醫費氏之所積旣已深矣公之績學砥
行不能得之身而得之子豈偶然哉是宜銘銘曰
山則三山江九派盤岡支水投金瀨處士高墳見
者拜石闕巋然昭帝賚松柏九九勿剪敗龜云襲
吉筮無害子孫繩繩綏未艾

昔我平關... 山阻三山... 濟不貽... 臨隕... 遂聞...

贈內翰林國史院簡討鄧公墓誌銘

壽春城南二十里地曰東陡澗有林木鬱然者是為贈文林郎國史院簡討鄧公之墓壽春故四戰地在明季分淮南北於通侯為四大鎮而壽春以控帶楚豫宿重兵將不戢士鈔掠隳突發丘隴焚廬舍焱火屬天枯骹蔽地而府君之敢官近焉孤子旭守而號哭身推喪車及諸河幾不克濟乃得所謂東陡澗者夜穿窳穴晝伏原野若有物相之者而墳立嗚呼此公羊傳所云渴葬也渴葬奈何

以亂故不及時不備禮將以俟乎大葬大葬者遷也其因乎東陡澗則奈何曰天之相之也以不及時不備禮危不克葬之日而早畀之以吉壤其遷也足跡遍乎千餘里之郊而卜惟壽春爲食祇就形家者言相陰陽正方位以戊戌正月九日改立房而下絳焉君子有善乎其卒事故謹而日之也鄧氏蓋高密侯苗裔宋建炎中有右正言諱肅者渡江入吳歸隱於洞庭其後道常公在明初以富民徙實鳳陽之臨淮道常公三世曰濠湄公諱璉

濠湄之子曰景陽公諱洲再從臨淮徙壽州卽公父也公諱讓字汝謙別字咄泉爲景陽公次子孝友篤誠不苟訾笑事長惟謹接物惟和雖遇童孺勿簡勿倨柔而不犯儉而中節規言矩行尺寸無爽當景陽公見背年甫十有八兄敬前母出也公獨身搯挂腆洗以時事母張孺人克盡其養娶於沈早沒繼配蔡孺人朝齋暮鹽黽勉俛助公少負才好學家貧母病經營醫藥母亡廢書流涕乃棄去轉轂梁楚間精彊有心計蔡孺人機杼操作以

克相於成稍羸則以修橋梁甃道路散施故舊親黨婚乎於我成喪乎於我殯惻獨乎於我養焉性好潔築室八公山下種蒔花藥絕去塵坌東阡西陌父老相存是非質成讜言裁正雖以一布衣家居人望以大人長德邦君加禮推爲鄉祭酒其未舉子也遍禱於山川夢日而生故名之曰旭字以元昭厚脩脯延經師以爲教孺人篝燈佐讀嘗顧而嘆曰爾父有志不遂鄧氏世有隱德其興在此子乎元昭今丁亥進士由翰林簡討升洮岷道副使贈公以其官者也嗚呼公與孺人之志可無負矣而豈知不及見哉公生於庚午八月十九日終於辛巳正月初六日年七十有二孺人少於公五歲乙亥六月十八日以生而其卒亦辛巳爲五月之晦當張孺人病也孺人齋而籲天欲以身代公沒而又號呼躄踊相隨入地若孺人者可謂難矣元昭與余同官其從簡討乞假歸葬也山墮水旋經營重繭余遇之南中談其兩親生平未嘗不涕下旣以檄催北行不果中遭齟齬遷洮岷道以去

余相送出都門慨然太息曰自壽春去秦川二千餘里而洮州又僻在大夏屈臯蘭山南一官絕塞何以爲先人坏土計哉今得請而歸歸而克藏塋事以余之習其先行也故用御史劉公之狀來謁銘余嘗讀東漢樊重傳善農稼好貨殖賑贍宗族恩加鄉閭身沒之日削券棄責者以百萬其後一宗五侯貴盛無與爲比心嘗善之比誌公墓知公之好施而喟然於仁人之必有後也元昭在館閣中師資氣誼在生死流離之間營護其妻子不以存沒易心不以鈞黨避禍天下聞而壯之接援同志問遺故人悉難周旋窮愁慰薦先人後已終始勿移嗟乎友道衰矣求其扶義倜儻未有如元昭者也豈非府君之風類哉公止一子而元昭有六人曰焮曰燭曰燁曰熿曰炳女二人鄧氏之興未艾天故畀以吉壤發祥而公與元昭其賢有以致之也法當銘銘曰

謂公爲隱兮處乎市謂公爲俠兮近乎儒誰其與游兮鴟夷子皮左春申之臺兮右期思之陂中封

官已而副節使慰安唐藩移湯沐於臨汝因其地
不受封君盡心歲使事崎嶇兵間懂而報命歸隱
洞庭之東山其地僻處太湖餘艫出沒會大兵
南下蘇州初入版圖萑苻亡命倚西山爲窟穴君
素得鄉里心掃地盟曰此萬分無益徒使吾屬無
噍類耳修扞禦申約束聽命於軍門以故東山獨
不被兵君家居數年病卒其孤啓圖等踏門來告
曰先子已獲祀於鄉葬有日矣敢以納竈之辭爲
請余曰諾按狀君諱本禎字寧侯別字香林其先

安定人以唐禮部尚書豫爲始祖五傳爲武衛將
軍溫避黃巢亂挈三子尚常當以渡江僑居洞庭
君則常之後也自常十三世爲安邦在明初有壹
行安邦五世孫曰程程生綱綱生旋旋生鈇鈇生
贈大夫怡泉公洙著家訓修隱德有四子其季乃
贈大夫端攀是爲君父右源公右源與其兄左源
用廢著起家吳人稱東山者曰左右源席氏君生
而嶷然露頭角讀書治詩春秋事右源公及吳淑
人以孝父沒穿壙舍傍曰吾不忍離也有祖祠在

翠峰歲時上享會其宗人立義莊義塾自爲文以記彬彬然脩士君子之行焉其於治生也任時而知物籠萬貨之情權輕重而取棄之與用事者同苦樂上下戮力咸得其任通都邸閣遠或一二千里未嘗躬自履行主者奉其赫蹏數字凜若繩墨年稽月考銖髮不爽質庫所入不責倍稱之息於人人爭歸之所贏得輒過當繇此其業數蹶又數起云臨清之破也悉亡其貲君恐以累故人之寄橐者將倒度還之絕去什一弗復事聞者感其意

固請乃止未幾盡復其所失且倍焉旋船之獄江使者誣其客爲間諜收執彭考踰二年廼解所市物以稽緩踊貴計其費乃足以償此雖屬有天幸顧其居心持行足以致之豈苟然已哉賑饑由吳以達於傍郡遠而山東臨濟多所全活又月以朔望次日班粟里之貧羸者措繇役甃道路病者注藥亡者給樁焚券棄責掩骼埋胔以爲常固其天性好施亦因時方傾亂不欲厚自封殖非云輕財將以守富也人謂君素苦肥疾無聲色玩好六

博嬉遊之樂終日搢搢然勞身爲物晚年始構一
山園又不及見其成就夫富真爲君累耳余則曰
不然自變故以來仁人長者坐視親知故舊流離
患苦義相收恤而力不副其願徬皇太息者比比
然矣君則探囊以應稱心而行之然後知天之予
君獨厚而君平生所快意適志者在此而不在彼
也君生於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於順治
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五配吳淑人側室
延氏談氏有四子長啓兆延出次啓圖談出啓彊

啓寓亦延出女六人孫男一永勛啓彊出孫女二
人君沒未一年啓兆卒啓圖善病而少子尚幼其
爲太學生營葬事者啓彊也墓在東山之陽葬以
己亥八月之某日嗟乎當先帝軍興孔亟之日
若人人趨令如君未必不足以措拄萬一輓近藏
鏹者旣不能仰貲國恤又以其間割剝鄉里以自
封及難作而緘滕肩鏹亦隨之語曰墻高基下其
崩必疾賢者以財自衛而愚者多藏厚亡聞少卿
之風斯亦可以感矣余於君有一日之雅家大人

以幼女字君少子其分誼在師友骨肉之間知君
行事爲信故不辭而爲之銘曰
漢拒滎陽任氏廼與景征七國毋鹽貸金居奇致
羨匪時弗成保已善物終全令名斗軫告災吳饑
楚戰毀家佐軍曰余是勸功在濟荒守能已亂白
圭計然知退審變莫釐嗟峨去天尺五流水洋洋
原田臚臚云誰之封若堂若斧刻石幽宮垂示終

古

封中書舍人石公乾錄墓誌銘

今國家以漕事爲重其以道臣轉運上京師者卽
有父母之訃不得見星而行於是江南糧儲道參
議關中石公雲門奉其父封中書乾錄公之諱祖
括髮徒跣以請例格不允則墨線從事旣而得代
以行涕泣以告偉業曰在閭淹息一官幸告無罪
以哭先府君於苦次則皆
主上之賜也惟是先府君抱德弗顯施及後人以
倖邀一日之寵命令者至於大故其得能言之

君子銘月日而鏡諸幽庶幾表大君恩以圖不朽
其用此累吾子矣偉業遜謝不敢退而思待罪史
職內外制詞於中書均有代言之任爲同官石氏
爲父請封副在史館與聞其略今納窳之石其何
敢辭乃受參議公所自爲狀序而銘焉序曰公諱
孕玉字乾籙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人高祖諱朝用
繇力田起家朝用生文文生四子長曰炯字雙溪
輸粟賑饑賜冠帶次日煥煥生太學公榜而出後
於炯卽公父也太學公嘗讀書華山絕頂深造有
得公習家學負才名數踏省門不收年七十猶能
作細書講貫不輟拜中書六命日無喜色恨其身
不遇無以上報太學公也太學公性至孝事雙溪
公克盡其養雙溪後舉二子旣析箸異居數以敖
盪破其貲性多齟齬遇從子尤無恩公父子盡心
收卹割所有以奉遭急難力爲之解亡則經紀其
喪焉與人交恂恂退讓訓諸子必以嚴言動皆有
成法就養營平也數以潔已愛民爲教誠有庶母
弟三人天性篤志病已革幼弟從宦在南拊床太

息顧其次子曰汝兄爲官吾之不得見分也顧安得汝叔至一訣乎嗚呼若我公者可謂孝友篤誠之君子矣余嘗讀禹貢及詩知成周漆沮之水爲天下饒又鄭國開秦渠漢中大夫白公復穿之民食其利今石氏世居富平潁山之陽卽其地也水經註曰沮水歷土門以東注鄭渠潁陽卽後魏土門廢縣其田膏腴灌溉畝收一鍾漢唐雖轉漕河渭而秦人務稼穡土之所入衣食京師不專取足於江淮故天下不困如石氏之先讀書躬畊以力

田發跡猶有當時之遺風也近代漕輓全仰東南而京畿水利廢置不講參議初備兵營平也嘗欲復商人墾邊之制大典屯田其法以河北視關中以路沽灤涿諸水視涇渭舉其高曾以來農商畜牧行之於家而効者進施之於國足燕薊之粟以漸紓東南策未及就適有漕儲之命爬梳利弊亦旣見諸行事矣誠能久於其任將使屯種可興漕輓勞費得以漸省而會值公之喪以去偉業吳人也其能無太息矣乎雖然兵與漕並重也父母之

喪金革變禮而君之待臣有三年不呼門之義

聖主錄勞閔孝不以王事奪私恩叅議釋重任越重關歸而發喪持服偉業嘗以鉛槧侍左右纂輯孝經仰見

皇上明倫敷教俯卹羣情以孝治天下之大道故今日誌公之墓表而出之用告萬世不專稱述公一家已也公原配李氏繼王氏皆封孺人四子長在閩叅議公也李孺人出次在淦邑諸生次在序又次虎娃出爲叔父後俱王孺人出女四人孫三人曾孫二人公生於癸未卒於戊戌年七十有六李孺人早歿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其縣之某原禮也爲之銘曰

頻之山其松丸丸隴迴谷盤我公戾止終吉且安
頻之水其流瀾瀾潤及千里我公歸來式衍且喜
相彼頻陽寶鼎所藏黼黻珣玗紀於太常我作銘
詩百世勿忘其斯爲萬石之阡而長在五陵之傍
者歟

席處士允來墓誌銘
余聞往洞庭東山則必訪席君允來氏自其父震
湖君世居莫釐峰下有茶癖以善種花得養性術
年九十五而終席氏系出唐禮部尚書豫由安定
遷吳子孫用廢著為業君以心泉君濡之子出後
於叔南濱南濱年亦九十東山稱兩席翁皆長者
君為人孝友廉讓中歲棄所學計然術灌花淪茗
以終其身吾郡及雲間士大夫多稱之允來其仲
子也孝友似其父養花尤擅家風所居繚垣三楹

席處士允來墓誌銘

余聞往洞庭東山則必訪席君允來氏自其父震
湖君世居莫釐峰下有茶癖以善種花得養性術
年九十五而終席氏系出唐禮部尚書豫由安定
遷吳子孫用廢著為業君以心泉君濡之子出後
於叔南濱南濱年亦九十東山稱兩席翁皆長者
君為人孝友廉讓中歲棄所學計然術灌花淪茗
以終其身吾郡及雲間士大夫多稱之允來其仲
子也孝友似其父養花尤擅家風所居繚垣三楹

林茵几杖位置皆得其處蘭蕙數盆怒芽競茁牆
頭有木瓜朱櫟一二株垂實纍纍向人窓前置拳
石面勢膚理似長與人同卧起者其下嫩草雜卉
疎密可數嚴淨甃潔殆非扱箕縛帚所能及而牡
丹數十本尤絕出於吳中余嘗以花時過之其花
之妍媚靚艷如笑如迎卽葉之向背俯仰有自矜
之色觀者神移目奪恍然若與之遇也客訝而問
曰養花有術乎曰無術也吾父性愛花見花之榮
也則忻然喜其瘁也則悄然憂自壯迨老寢興食
息語默醒醉皆以神入於花之中得其陰晴開落
而與之俱化吾父亡不敢以改庶幾見之如吾父
之存也聞者爲之捧手歎息後余每過湖君開門
煮茗清談促坐別則落其簷果餉余余不于徬徨
不忍去蓋洞庭最稱翁氏朱氏有兩樓君之尊彝
圖卷不及翁湖山歌舞不及朱而獨以潔勝卽君
家太僕用萬金起一園廼游者過之而後訪君皆
歎曰若此亦奚用壯麗爲也君以其不相當輒笑
而不答噫嘻亦異矣哉君年六十有一而沒無子

其病也鬱鬱不得志床頭有一杖生平之所愛弄
顧視惻愴折而投之曰吾不忍以貽他人既篤友
人吳亦昭撫之曰君死其如花何君張目直視歎
歎不能語夫亦可悲也已自古高人達士流連寄
托其於花各因其性之相近以名所好深山道流
餐落英飲瀼露者往往可以不死震湖之年近百
歲殆似之矣而君僅得中壽何歟震湖君諱啓君
諱元泰戊申之八月某日以君末命同時窆於祖
塋馬場石場之二阡余旣與君游又聞震湖之高
風父子以種花終隱故因誌君而并及其先德焉
呼此亦君之志也夫爲之銘曰

昔之傳牡丹者首姚黃次魏紫五侯貴千金市莫
釐峰具區水有一人慕黃綺階幽蘭籬芳枳抗烟
霞絕塵滓花寒愁花開喜識花性得花理胡弗祀
沒猶視其魂魄遊於此我作銘告閭史孝隱士元
真子若席君者斯可以死矣

也踰三年余入都再過丹陽同時年友之官江南者相率以事罷去余亦以習知爲令之難而君獨政成上考則爲之大喜又四年君以御史按浙余在京邸別君世故流離分攜萬里微聞君因蜀亂入吳未獲一面竊不自意邂逅嘉禾蕭寺中感時道舊唏噓者久之旣君之子擔四司李吾蘇未及任而君訃比司李報最雲間以君誌銘爲屬蓋去君歿日已七年矣君諱範字君鑑一字心矩慕吉其自號也先世楚麻城孝感鄉人明初始祖興秀公避紅巾亂入蜀占籍成都之內江七傳而樓山公始用一經名家樓山諱之屏博學精曲臺禮中鄉闈副車貢入太學教授馬湖子贈御史吉字公諱家棟實生君君十歲能文樓山見夢於鄉先達曰吾雖不第將及孫而顯王氏世擅禮經贈公有聲鏢院數舉不遇君年二十有二雋戊午賢書人皆曰此馬湖公之學也初罷公車歸居贈公之喪以成都奢承明亂故負土成墳居廬不出爲孝廉八年始買城西數椽食貧自守有非意加之者君

處之歸然不以一言較臧否三上不第所親念蜀道回遠勸乞恩以便計偕君嘿弗應家居肆力經史工詩古文詞著槐園等集數十卷辛未成進士任丹陽迎母再太孺人於蜀始告所親曰吾初不就一氈微祿者恐違色養也君爲令定征徭清驛置戢豪右賑凶饑勾稽而吏莫侵漁聽斷而獄無連染次第具有成法最大者無如復練湖以濟漕在東南爲尤著鎮江居三郡上游導江入輓漕之口束以陂陀陵阜河身狹而建高趨下因冬夏分盈縮所資惟有練湖練湖上受長山八十四汊之水河高而湖又高於河河則仰之以濟運沿河者尚憂其易涸則設京口以下諸埭以啓閉之萬曆中政平令緩漕船往往以三月出江春水大至河可無事於湖埭廢而民且占湖以田於其中自思陵需餉孔亟趣以秋冬辦漕而水輒不利推求其故有詔禁湖田而湖卒未易復也湖旣不能注河而埭又不能閉水不得已發民夫以濬河歲爲常河壩之田不幸水旱無蓄洩之利而有挑濬之

勞丹陽於是乎大困君至撫吳者下其事以講求得失君輒條三利以請一曰築湖埂二曰修石埭三曰復孟河民自古填淤以爲田而水門故處皆壞無以高下節宣故湖水非乾卽溢漕固憂而田輒被其害今若築隄障水又疏其旁支河以利導之民之失湖田者百不得一利湖水以灌田者無算是用一水而得二米不獨以治漕已石埭以呂城奔牛京口爲大次有南埭黃泥壩陵口麥舟尹公橋諸處魏石累甃之跡具存舊制漕運回空船由孟瀆河以入可以不經諸埭直達毘陵故丹陽得十月下版嚴公私舟楫而爲之禁此皆祖宗時故事可舉而行也上官躉其議亟以屬君君乃修湖堤之已壞者一千一百七十餘丈又開九曲麥溪香艸簡橋越瀆諸支河堤成植以榆柳行者方軌其上支河之所灌者十餘萬畝民大便之唯石埭未易修舉君爭曰復湖所以蓄水利漕也湖復而無埭以爲之制與不復同埭修而歸漕不由孟河故道與不修同於是發水衡錢之存庫者加以

勸分之粟大治其事會值是年亢旱練湖亦涸不
獲已於濬河以導江江流甚細賴君諸埔就而水
有所停漕迺僅而得濟君猶恨呂城埔不以時閉
反覆於上官爭之君在事六載於漕事所規畫皆
行惟孟瀆河未及施用天子亦知其勞召見稱旨
得御史爲顯授君益自感激巡十庫按兩浙封事
剴切歷政多所釐舉尤留心於庶獄仁聲流聞顧
其時天下已大亂君亦奉母冉太孺人之諱以歸
矣君旣歸而張獻忠破夔門君知蜀必不守央策
避地崎嶇滇黔蠻徼中提百口入吳丹陽之人聞
其至也爭願割田宅贍君君謝弗受東阡西陌與
父老過存見者初不知爲舊令也如是十六年而
歿余同舉進士者蜀得十有八人南克李雨然爲
沅撫推知兵而君在丹陽稱循吏此兩人生平皆
可紀當獻賊攻岳州李君設三計破之殲其衆萬
計力屈而後間行歸蜀起義兵扞禦鄉里卒用身
殉君本家居攜細弱冒險阻力求遺種之處成都
尋被屠滅而君以出故獨全古之賢者或以忠著

或以智免其處變各不同而桐鄉遺愛必以爲歸君之自審有素未可謂之幸也今司李歲護江南之漕達於淮道經丹陽望練湖而思先德則我四郡之人咸食其利豈特一方哉余嘗讀東漢循吏傳建武瑯琊王景治汴渠功成世祖親自巡行美其功績拜爲侍御史後於廬江修楚相芍陂墾田加廣境內以豐范史紀之遂爲東京循吏稱首其前後與君相類今國家盛意修先朝之史循吏知所首重也故余之誌君獨詳於練湖一事援據簿牒參稽見聞一以報亡友一以存實錄私門紀載取備石渠搜採君之事大有裨於民生國故後之考者終不得而略焉君生於萬曆丙申三月之二十五日卒於順治己亥七月之二十日以元配冷孺人生長子于蕃卽擔四司李君也冷孺人方在養側室李氏生于宣見粵之三水令二子本從君在吳亂定始歸先後再舉于蜀筮仕皆有能名司李娶於范三水娶於楊孫九人僮儻作僕仁俶偲于蕃出儼儔于宣出曾孫男一憲曾佃出君之

女與孫女皆二人君葬在丹陽之扶城莊諸生父
老胥會哭狀云權厝者示不忘蜀也當余之初過
江遇君也方終軍棄繻之歲乘傳東還今衰老且
病司李君見而客我江城寒夜泚筆誌君之墓屈
指海內同籍存者無幾追溯三十年來友朋死生
聚散之故可勝道哉嗚呼其忍不銘銘曰
江之永出乎資中君生蠶叢兮李冰之風湖當復
奠我江介君有遺愛兮召伯之埭亂瘼作矣適彼
國矣恤其有碩維斯宅矣有吳良吏兮過者必軾
我作茲銘兮大書深刻金銷石泐兮後千百祀其
何極

謝天童孝廉墓誌銘

君謝姓諱泰交字時際別號天童山人家寧波之
定海其先本吳徙也宋建炎中有進士諱宇者自
吳來尹是邦因居焉世有顯人尤以孝行著人稱
慈孝村謝氏繇建炎後十三傳爲封四川參政世
和公諱大綸實君祖參政生封司理泮池公諱瀚
實君父司理用長子兵科給事中泰宗先官南安
時得封凡有子五人而君爲其季余緣君請所爲
作謝封翁傳者也君幼敏博學於詩文多所該貫

原本經術治舉子業爲尤工年十七補諸生四十
貢入京師卒業太學廷對及春秋二試俱第一中
吏部選格需次縣令丁酉舉順天鄉試將用於世
矣迺從南宮不第歸踰歲竟以病卒得年四十有
八君痛母周孺人早見背誓以其身服勞於父嘗
爲啗癰而愈與諸兄考方書搔疾痛經營別墅以
娛奉之事其兄祇敬篤愛率子弟以恂恂恭謹進
止皆循禮法賑施宗親旁及里黨役免其繇貧餽
之粟折券棄負家無餘財執親喪孺慕泣血其葬
也廣輪掩坎溝而環封挈畚耜土手足瘳瘵攀號
墳柏不忍舍去編年譜著思親雜咏者百篇司理
公純孝早著異徵天下共聞知者由君世有篤行
且乞言以彰之也先是縣苦往來輻傳賴原田數
百畝官收其入用飭候館充餼牽後被豪右侵奪
乃更責之於民君爭以其田當復臺使者杜公是
其議民大便之又縣所下符牒吏司其所攝之肥
瘠而營以賄高下之旣得則取償於名捕者十倍
君建枚舉更番之法其弊乃格它若學舍講堂第

而不治陂渠隄帶闕而弗修東作興而定更繇秋風厲而清狂獄君援據故事以請長吏多見諸施行最大者無如爲全浙海防論滄州以不可不守其說滄居南北二洋之中吳與閩之交會外以犄角寧紹台溫內以遮捍杭嘉以東七郡土沃宜穀魚鹽蜃蛤竹木之利可給數萬人之食分條形勝要害繪圖上之尋知罷議已決則又稱七十二鰓之人一旦內徙苟悉其期會壹其津梁將有湛溺離散之患亟宜遣使者分護擇近地爲安集戒營士勿有得侵擾此定遷要策也再念時方亟寒出家錢指困粟爲粥遍食遷者其平生孝謹之餘仁心及物余得之君家傳及里人之口如此君之友人又爲余言君都門之日先皇帝取防海方略下諸生問狀當是時科場事方在覆覈同輩人人惴恐君獨以家在海濱具悉其所宜興罷卒從容以其意對在邸中同舍生或置酒設樂歌呼相和君端視危坐默然於其旁遇有所感發則談平昔所爭便宜得失攘袂搯擊絮

樹木集三十四
絮不肯休退而自笑爲狂在識者視之類夫古之
勞人志士近世不多見也君每逢名山竟日忘返
樂與棲遯者遊敝屣一切富貴非其所好中歲以
後見伯兄以前進士守道不出庶幾取科第搢門
戶一娛悅其親心比親逝而後身遇輒又汲汲焉
圖展其所學裨益當世而先效之於鄉里乃位未
達於當官年不逮夫中壽齋讀書行義之志而溘
焉一昔以死天之生才果孰成之而孰挫折之耶
噫嘻此其可悲也已往余在太學頗欲按經術攷

求天下士而君所對極深美故於衆中識君同時
有南中何君次德同里周君子叔咸通儒洽聞余
差次之名迺在君之亞兩君深服君之學與行尋
又與君同舉此三人者處師友之間其相知爲深
次德子俶與余世講而君初交其候余也見之於
便坐解說經義間談及於居身行事其釋我之疑
規我之失有兩君所不能盡者而君言特切余善
之而或未能盡用最後追驗其可否未嘗不流涕
曰君愛我嗟乎余於天下之交零落蓋無幾矣竊

不自意晚而得君深幸可托之以死而君又前沒
君沒後次德子俶連蹇不遇而余益失志寡偶甚
憔悴以抵於衰嗚呼君死余於斯世復奚望哉君
配劉氏洪雅令之女生子一允昌邑諸生有文行
允昌娶傅氏孫男二緒夔緒雋孫女二君墓在慈
孝村先塋之次遵末命勿它窆也允昌之速銘也
曰吾父易簣前一日得先生手書猶命允昌扶而
起拜且讀幸哀而許之以慰地下嗟乎君之乞余
作父傳也日必蒲伏於門其得之也踞而泣今允
昌涉兩江踰七百里而來請其爲人負至性不愧
君君可謂不沒矣爲之銘曰

謂君古之人兮何以執經擁卷而稱諸生謂君今
之人兮何以方領矩步而法先民吁嗟乎如君者
若使假之年升以德除掌故賜禮食說詩書談道
術雖齊魯諸儒自以爲不及也

始誌其墓而天愚亦已沒矣余得天愚之子所爲狀而嘆曰嗟乎此真不愧其師而余顧非其倫也其又何以誌君雖然漳浦之事旣不可以書後來遺佚傳中有爲先生之徒者庶幾附著舊聞弗至於放失此亦所以追後死之責而下報執友也嗚呼其忍弗銘按狀君謝姓諱泰宗字時望晚號天愚山人先世家於吳其遷也以宋建炎進士定海令字者爲始祖自字以下五傳爲元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則君五世祖也

璵生廷華廷華生維寧維寧生大綸以仲子方伯公渭貴三世皆贈參政而君之父封司理公諱瀚爲贈君長子母周孺人姪十四月君以生長而日誦數千言讀書爲文咸經方伯所指授補博士弟子累試第一庚午黃先生主浙闈試已得君矣爲同事者所抑又六年丙子興化李公清南康黃公端伯實共薦君乃雋明年連擢南宮第其所受知則又黃先生也海內聞而奇之君之一生師友南康偕漳浦可合傳而興化晚節與君相符彼造物

者非偶然也君筮仕得粵之番禺令番禺多盜而好訟君捕得爲盜囊橐者曰富人李某要人爲之解行千金以鬻獄君不爲黻法卒按誅之粵有藤以毒人酒脯立死民之病而死者亦以此誣人吏因根株連染而下大困君痛繩健訟者以罪其風乃息蠻有盤古尙蘇鳳宇者聚數萬人以叛君自少通孫吳故能用計擒之置篋輿中其黨謀竄奪有旆而伏山顛者鳳宇望見而呼縛盡裂左右莫敢近君下馬手自搏之卒膠致軍前以徇諸將有

多戮生口爲功者君不許詳在君南征志中是役也却地八百里論功當不次乃僅用嘗調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尋中蜚語謫爲福建幕僚君不以左降自弛易念時之多故繕城垣修亭障勤勤克舉其職嘗攝司理事於泉州治莫郡倅之獄不肯順御史指予重比監司沿海船以闌出貨物君按之無驗免之踰年遷南安司理而國勢亦已危矣由南安擢兵科給事中有所按行入浙江上方用兵因留不去奉太公避於郊居之柴樓會 王師下

浙東既定督府以君等六人者薦遭太公之喪固謝病以免嗚呼若君所謂身與名俱全者耶謝氏世以慈孝名家封司理公有五子皆質行而君爲長旣貴以宅讓諸弟營別圃蔣花藥風日晴美奉太公以宴游酒半君雅歌群弟和之其家風近未有也爲人和而莊不以才地少自崖異獨居雅不設杯杓見妻子亦無惰容及其遇故舊引壺觴則歡哈竟日夜坐客或有沈頓者而君已曉起盥嗽讀書自若矣昔人所云醉而不亂者耶生平手抄

經史百餘卷爲文章取材於管子莊周諸書騷雅尤其所長菊醉吟者蓋取以自况也君性嗜菊藝數百本於所居之堂有感於秋風搖落草木變衰故托諸墜露落英以寓其君子美人有懷不見之意固非餽糟醖自詫爲醉吟先生已也君在同里得薛文介爲之師而都諫章公正宸同爲方伯之子弟文介沒君續其所修郡志都諫肥遯不知所終君於晚歲杜門著述所與相切劘者天童其季弟也艾仲可其故人也薛五玉鄭維馨其後輩

也天童死君輯兄弟間往還唱和之文而哭之見者亦爲感慟仲可年八十餘矣於書無所不記憶君每見必以經史相問難臨沒而意猶不衰維馨則和君菊醉吟至百首者嘗從蕭山歸君喜曰吾久不見鄭生盍相從我飲乎是夜談笑傾盡漏下五十刻客數起復留已而君隱几鼾臥始散去質明遽聞君卒薛君傳其事比之於羽化蟬蛻余以爲君之讀書求友於道有得其視斯世斯身死生興廢猶夫酒之醉醒花之開落也豈不然歟余之

從黃先生游也竊嘗記其遺事一二先生好易而尤工楚詞居長安食不能具一肉酒酣間出於圍棋書画以自愉快受詔進經義於承華宮援據詳洽篇帙甚富入其室見床頭有廢篋敗紙不知先生所攷訂何書也予杖下詔獄萬死南還余與馮司馬遇之唐棲舟中出所註易讀之十指困拷掠血滲漉楮墨間余兩人矐眙歎服不敢復出一語相勞苦以彼其所學死生患難豈足以動其中哉今以天愚山人之事合而觀之有裕於進退無忝

於君親全身名保門戶則以君之地非先生之地也篤志於友朋跌宕於文史輕富貴齊得喪則是君之心猶先生之心也若天愚者可以爲先生之徒矣君娶葉孺人爲懷慶參軍之女子四得昌晉昌景昌諤昌也得昌以貢需次銓補而弟皆諸生所娶皆名族諸孫十有四人孫女九人曾孫二人君卒於康熙紀元丙午十二月之十六日上距其生戊戌三月二十二日爲年六十有九墓在城西回向寺之南將以某年月葬其過余乞銘者則景

昌也余讀宋文憲所作謝翱臯羽傳稱其攜酒上嚴陵釣臺酌平生知己再拜慟哭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歌闕竹石俱碎翱能爲詩古文詞所與從亦在汀漳虔吉之間又嘗過蛟門登候濤山卽今定海勝處何其與天愚山人行事適相類也翱之死有方瀛吳思齊者收拾其遺文今天愚諸子方顯重非臯羽落魄無家所得而比然同時如艾仲可諸君者以詩文節槩相爲友居然隱者之風浙東固多君子乎余故牽連書之不徒以紀黃先

生也其銘曰
於此有禮器焉玉者圭瓚木者犧尊以饗以祀旨
酒既盛彼焚崑岡瓊笋以傾此置中衢山礪是存
酌我濁醪混跡忘形青黃雲雷隱見龍文麟也紱
之菊也擷之以續遺經以補亡詩洵君子兮如之
何其勿思也

朱昭芑墓誌銘

嗚呼史學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兵火散亂書卷殘
闕間留一二碩儒將以紹明絕學天必欲困苦之
挫抑之甚至天闕其年俾所著書勿就若吾舅氏
朱昭芑可不為之深痛乎君諱明鎬昭芑其字吳
郡之太倉人曾祖諱顯祖諱鳳韶父諱廷璋於余
外王父為從兄弟以武科領叅游借職君生而穎
異十七補諸生與余兄志衍游性彊記天資絕人
吾師張西銘友人張受先讀其文願與交兩公之

友滿天下顧推服爲第一君之名日益重羔雁盈其門嘗偕侯廣成先生游江右爲葉公大木之粵東其他卽交書走幣非所好弗屑就爲制舉藝極工三試鎖院已收矣復落會世變遂棄去與西銘門人周子俶齊名發憤攻古學世所稱朱周者也君每讀一書手自勘讐朱黃鈎貫上自年經月緯政因事革下至於方言物考音義章句無不通以訓故參以稗家擴撫補綴穿室疑定紕繆絲分縷析而後止長身脩偉負意氣好持論恢奇多聞上

下千百年若指諸掌聽者驚悚莫敢奪於國事雅有論述藏弃不以示人馬遷班范三史攷覈尚未竟魏晉以降貫穿詳洽所著唯書史異同新舊異同二書先成其餘日鈔月撮曰史典曰史幾曰史略曰史風曰史游曰史嘉曰史芸曰史異曰史最曰史俳曰史鑿曰史粲曰史糾十有三種史料特爲可傳其論三國也謂陳壽有四闕不誌曆學不傳列女不搜高士不採家乘在史法宜增其論南北朝也謂蜀魏吳晉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

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於唐書則歐陽主紀志及表宋主列傳一書之內矛盾異同宋仁宗命裴煜等五臣從容較勘不聞一言之釐正故修唐書者其病在分於宋史則孝宗本紀編年記事前後乖錯最爲不倫諸臣列傳詮次繆亂凡有七失蓋元順帝求成書之速不三年而宋遼金三史告竣皆仰成於脫脫之手故修宋史者其病在易君之舉正辨駁皆此類也君事親孝家貧資束脯奉母撫幼弟以成立與人交推誠任素不侵然諾有古

人之風自兩張繼沒志行死事廣成一門屠酷君以窮諸生庀死喪支門戶傾身爲之弗恤曹偶雜坐歌呼諧噓初不以方雅自高遇義所不可則正色譙讓質責其非雖豪右貴人無所鯁避蓋君天性彊直斥臧否厚氣類始終不變所守晚節浮湛俗間推移玩物聊以耗壯心而消盛氣世或以疏通目之未爲知君者矣居身清苦刻立其之江右也以試事請者齎數百金叱之去吳備兵使者鈞致之幕府中不肯干以私所居席門環堵卒之日

其師吳魯岡友張無近門人王周臣釀錢始克以
歛會弔者車數十乘皆知名士余與子俶哭之極
哀屈指二十餘年知交漸滅唯君及吾等爲三人
每酒闌燈炮君輒悲余之遇而傷子俶之貧俯仰
盛衰未嘗不咨嗟太息而不謂君又如此也君生
於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壬辰三月八日年
四十有六配曹氏婉順有婦德先於君二十餘日
無疾而逝年四十有已君之病也會曹之喪驚而
哀遂以不治子四讜詔詒女一讜將以某月某

日葬君於故里之某阡當君之未亡也詔書舉山
林隱逸學官以其名聞君辭以書曰唐有李渤陽
城宋有種放常秩元有葉李劉因六人之賢否不
同要必有奇才異能足當國家異數某何所長敢
與斯典君爲人執忠孝持名節絕意仕進以死自
守此卽其生平大指已要君之所處卷懷自得天
實縱以讀書論史之年可以無死而不料一病以
沒君沒未兩月余之困苦迺百倍於君君平昔所
以憂余者至今日始驗憤懣不自聊乃致抱殷憂

之疾其不與君同游者幾何而猶執筆以誌君之墓嗚呼君既死誰復有知余者乎不覺噉然以哭為之銘曰書論文之平可以無憂而不可一試嗟妖夢何明徵帝錫符會於辰誅蕩蕩開天門從羽旄紛上征後良史資博聞生正直為明神刻茲石告子孫

鄭孝子青山墓誌銘

孝子鄭姓諱之洪字青山吳郡人卒年四十有六再娶於顧繼室孝婦顧氏後君一年以沒同葬於長洲縣之武丘鄉其為孝子與孝婦以何徵曰孝子之父保御三山君諱欽諭實名之而信也傳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孝子有此三者故全也今鄭仲子之喪保御年七十餘矣惻惻然為其子承衾焉下綽焉既封而命其孫櫛以反虞來哭若死者有知拊心躡踊將無以即安地下

矣於孝乎何有曰孝子之不克終其養天也緣孝子之心知其無所不盡緣孝子之父之心知其子之無所不盡也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子之窮通乎孝子之窮奈何保御之言曰吾仲子之事我也屏氣而愉色視下而應唯寢處則扶以待非吾遠出未嘗宿於內也夙興燭湯實卮敬進飲已視沃盥吾飯亦飯齋亦齋吾止飲亦止飲其視吾疾藥必嘗衣不解帶毋沒執喪致毀事後母如所生兄亡以其子子之遇寡嫂惟謹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仲子有焉顧著姓也孝婦婉慤莊敬旣饋而中外交賀通詩書工箴管無違色無諛言無私蓄酒漿必潔溫清以時妯娌稱其睦也僕御稱其仁也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孝婦有焉嗚呼保御之稱其子者盡於此乎余於鄭中表也悉其內行知仲子之孝在乎保御之爲善而先意承志之爲大也保御爲善奈何曰鄭氏之以術療人不收其直數十年矣里中食無糜者喪無禮者禍患之橐籥流離之句資精廬塔廟之營齋

利生老人傾囊倒庋設法勸分擘擘然盡氣極力
唯日不足而秉家之成外則仲子內則孝婦有無
匱乏唯恐傷於心而逆於耳黽勉措挂以助之施
故保御無百畝之產而常具十人之饌雖輻輳旁
午苦身為物而客過輒從容一笑為樂仲子則終
日蹙然懼其親之勞而欲以身分之也吾吳徐宮
詹勿齋楊孝廉維斗致命之後子孫朝夕不給保
御以已女女維斗次子以仲子之女女勿齋孫傾
身收卹勿吝保御開敏習於名義而仲子則真淳

悃悃體親之心惡人之難當饑忘食泣下沾膺傷
觀或以為迂且怪而不知其天性至誠為不可及
也已鄭氏自唐宋來世有清德吾同年士敬為保
御再從弟相與立祠堂置講舍脩復其祖所南先
生之家法余每過其地羨兩君各有壯子持門戶
得以餘年偕隱太息久之未幾士敬之少子之鑑
卒其年秋仲子又卒嗚呼今天下為善者懼矣彼
夫恣睢鏃薄者之富貴長子孫而行德於鄉死喪
之間狎至即天道將何勸焉豈仲子平生弔災恤

患徬徨隱惻其夙命實近而不覺逡巡感損歎抑
其夫婦聞道有得臨終正定唾世人之怛化而遽
反其真歟若夫所南之心史堙沒於重淵絕地之
中三百年而後出其高風灑氣旁礴太虛不屑其
子孫以塵滓乎混濁君乃蟬蛻而從之游也然則
仲子之死賢於生也多已又復奚憾乎爲之銘曰
君家三杏與君同齒君生亦生君死亦死人之云
亡木猶如此山之崖水之涘墳三尺巋然時刻日
月自今始爲義門爲孝子其留以俟後之良史矣

邵山人僧彌墓誌銘

嗚呼此吾故友長洲邵山人僧彌之墓僧彌之卒
以某年月其葬也以某年月卽其年以狀來乞銘
則其長子豫也余諾其請且十年遭亂奔竄失其
所爲狀聞僧彌亡後家益貧流離轉徙訪求之弗
得有僧道開者從僧彌受書畫者也今年春遇於
嘉禾問之曰豫客授步歸渡所過河遇風船覆溺
死矣僧彌有幼子曰觀一足不良於行今出家於
玄墓余聞之哭失聲無何道開亦死余以仲冬鍵

戶讀書有跛僧者蹶躄而來曰吾邵山人僧彌之
幼子觀也視其貌良是坐與語口嚅淚噎不能詳
十猶得二三云君諱彌僧彌其字清羸頎秀好學
多才藝於詩宗陶韋於畫仿宋元於草書出入大
小米而楷法逼虞褚稱絕工平生揮灑小幀尺幅
人皆藏弄以爲重或購之累數十金而君用以搜
金石訪雖彝及圖章玩好諸物此外蕭然無辦題
所居曰頤堂置一榻其中以藥爐茗具自娛性舒
緩有潔癖整拂巾屐經營几硯皆人世所不忌而
君爲之煩數織悉僮僕患苦妻子竊罵終其身不
爲改賓客到門磬欬雅步移時始出與人飲不半
升頽然就睡雖坐有重客弗顧中年得下消疾覽
方書多拘忌和揉燥濕飲啖多寡不能適其中以
此益困殆其迂僻如此君受業於牧齋錢先生同
里若文文肅姚文毅雅所推許居恒於人材消長
之故搯擊抵掌慷慨極論及與余遇旣憊且衰矣
嘗共登雞籠山東望皖楚憂生傷亂泣下沾襟余
迺知君非迂僻者也於戲道開死無有識君之遺

事者矣君之相知莫過於余乃君既死且葬遲之
十年之久其詩文書画已零落殆盡而孤雛赤脚
盤跚藍縷余傷心盡痛追憶其生平之一二以誌
之者蓋不忍負君并不忍負君之子豫也銘曰
文字禪書画史其死也不死其有子也無子嗚呼
僧彌而止於此
長藤然鍊錘坐亦重容泮贈中平將不常
然如實容匪四管於非非深報故出與人於不平
其良不

穆苑先墓誌銘

嗚呼余尚忍銘我友苑先哉自余生十一始識君
居同巷學同師出必偕宴必共如是者五十年君
今舍我以去余之行事將誰咨衷懷將誰訴憂愁
疾苦將誰與慰解異同闕失將誰與彌縫乎君為
先大夫執經弟子余兄弟三人君所以為之者無
有不盡余雖交滿天下其相知莫如君君之愛我
念我嘗恐其顛連磨耗一旦不能久存而不虞君
之先我亡也君亡之一日猶徒步訪余余適有百

里行欲拉君與俱不果比聞君問亟歸而已不復見矣余尚忍執筆銘君墓哉君姓穆氏諱雲桂苑先其字也自其大父雲谷先生善醫好修鍊吐納術年八十餘乃終里中稱爲長者子三人君之父山谷其仲子也山谷與兄子少谷傳其祖父業而君習制舉義爲諸生有名君初娶陸氏生一男殤繼室以徐氏能勤苦佐君君貧士庭戶灑掃治壺殮觴客終其身自奉甚適者則內助力也然君竟無子少谷諸孫濟濟而君僅同產一庶弟濟若弟

事兄猶父君撫弟之子如已出居嘗與余語初不以無子爲憂其內行可記者若此余之初就君齋讀書也有同時游處者四人志衍純祐爲兄弟魯岡與之共事其輩行差少皆吳氏余宗也鄰舍生孫令修亦與焉自午未後十餘年余與四人者先後成進士而吾師張西銘先生方以復社傾東南君進而從之游先生之幼弟曰救菴其遇君特厚同社中推朱子昭芑周子子俶皆與君交極深此吾黨友朋聚會之大畧也君自少能文章有大志

吾兩人以兒童時並驅齊名既同補諸生而媿先
一第君之負氣屈強未肯讓余余亦事必推君刻
意用科目相期過於諸同人遠甚及余還自京師
君進取之意落然等輩皆貴耻復與後生相角逐
摧撞息機一以寓之於酒余時見君引滿輒用友
道相規君之自傷連蹇不得已而寄此者未嘗不
感余厚意余亦為咨嗟惋惜不復言然君雖不遇
吾等已仕六七人者處於社局黨論之中日紛糾
於不可解惟君性質識度以和平安雅為長察機

宜中肯綮諸公往往從而決策與人交好推揚其
能掩覆所短其或兩家齟齬則緩頰排解之是以
西銘數老成士必首苑先志衍用意氣結客昭芑
子俶多在坐方辨論蠡湧得苑先一言折衷則人
人自失也令修官閩中君過建溪以送之因留噉
荔枝商所以為治甌寧之政遂為八閩最余叨貳
陪雍君來訪雞籠講舍流連浹旬恣探冶城諸名
勝與其賢者相結而後歸無何亂離大作吾等諸
人皆引去謀與君偕隱海濱已而救菴驟顯救菴

由睦之桐廬令入爲給諫君爲之上嚴灘者三過京師者再得以盡交浙東河北諸長者救菴慙直好言事君引禍福與之爭卽逆耳無少避諸公聞之皆曰穆君黃門之益友也晚而從純祐於汝南之確山純祐仕宦失志所守又山城殘破本不足以屈知己君特狗窮交之請雖至顛踣道塗無所恨然亦自此東歸不復出矣君平生篤於師友忠於故舊周旋於患難死生屈指三四十年来爲弟子則哭西銘爲故人則哭志衍已又哭我昭芑志

衍宦西川百口屠滅昭芑坎壈一生旣高隱而遺書零落故尤爲之加慟當令修之流離國難也塗炭南還親朋幾絕跡君握手迎勞流涕而問所苦所以具洗沐餽衣糧者殷勤甚備救菴從右司諫改官甫還家而急徵遽至君於倉卒中策蹇先期北發傾身營護幾爲宵人所禍旣免口不欲自言其勞知交以此重之君爲人豐順彊飯腰腹甚寬寡思慮節嗜欲無室家塵俗之累安居養生法不止於中壽惟其歸自京師與汝南也一以禪誦叅

學爲事燕樂歡笑屢不與與亦對酒不飲有彊之者過數醖頽然就睡親舊或以爲憂其沒也從所善學佛慈公浴於福城精舍引襪失衣輿歸遂不復言無子而貧救菴經紀其喪始克殮少谷扶弟之子信炷委衰就位赴者皆長慟失聲嗟乎君早歲不得志於身名實藉二三友朋以自振旣垂老而所知益落魯罔失明余與純祐令修日窮困而子俶屢上不第君每追溯往事相與閔默者久之然則君之讀書不效而逃於酒飲酒不樂而又逃

於禪惘惘失意以至於此者則吾等之故也豈不痛哉嗚呼余又何忍弗銘爲之銘曰

山也不可無雲士也不可無名我思伊人東海儒生或游燕而去甌越或適蔡而過汝墳從容談笑急難解紛爲魯仲連爲樓君卿噫嘻後千百年兮庶斯義之不泯視我刻文

無世幾之不知厥非彼文
意其神條為神中數為難哉
五五池燕而去烟烟短應
山出不可無雲士出不可
蘇楚則和余又何必非
我願附附夫意以至然此
皆以吾等之為也

吳郡唐君合葬墓誌銘

吾郡以孝謹世其家者曰唐氏其先出自荆南宋
叅知政事質肅公介四世而子孫渡江僑居吳是
謂授書郎裕文公自裕文下十有七世海虞牧齋
錢先生所誌晉陽唐君聚升墓諱映奎則君之父
也由聚升而上累世修儒術聚升早孤能以科舉
業教其二子而君居長君諱景錢字時若別字容
齋與其弟默齋相友愛偕君之子堯勳三人者皆
諸生予讀海虞之文固已心儀其為人且曰吾郡

之葬其親者好竊公孤名氏以爲重唐君獨知收
齋爲可傳斯之爲好文抑亦足爲孝矣今年春堯
勳衰服踏門來謁默齋尤助之請曰吾兄之乞銘
先墓也將以圖不朽今者吾兄又亡矣微先生孰
宜銘余遜謝不獲乃據堯勳自爲狀序而銘之
序曰君初治經爲應舉學自以往代名賢後無以
光耀前人之爲乃益攻苦於所習其制藝頗爲里
中宿儒所稱許旣再試鎖院被放而又遭母喪會
王師下吳郡旣定而湖寇大作老幼爭避匿君不
可其父勸之走君號頓匍匐顧謂弟曰父往不可
莫之侍也母殯不可莫之守也行矣我必死於此
無何寇至投以刃不中中庭柱刃碎於木寇執其
罇不能擊愕然阻乃舍之去禮人子居喪殯必用
車車必有紼所以備火災戒不虞也其祭也謂之
越紼而衍事夫祭尚謂之越紼可以柩在堂而不
守乎火災尚備而况於兵乎古者三月葬無所用
遭兵之禮然謹而防之如此若唐君者斯可謂之
知禮矣當是時部使者有徵令於吳中有司上富

人籍以典織作而君之父貲不中格年老矣名乃
在選中私憂之不知所出君奮曰朝廷自發金
錢予服官特以勞使民戶苟吏不乾沒工不惰窳
而我出私財以彌縫其闕則事亦易辦耳於是辭
其父常以身繇部中賦事獻功寧勤弗怠如是者
五六年始遇恩詔以免等輩大抵破家矣而君
不困君天性精密既棄其經生言則彊本節用大
修其先業間出於廢舉以相濟太公得以擊鮮奏
酒佚樂而終君蚤作夜興攻苦喫淡具酒食以會
里黨推貲財以恤親知嘗以默齋性簡易不甚治
生產曰一家之中有無必共幸處贏餘而可以弗
吾告乎平居不苟訾笑從昆弟親戚飲則歡怡竟
日愛其子教督之爲延經師禮事之惟謹其爲人
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姑以孝治家以勤知詩
書備婦德生子而年不永繼室以鄒氏今在養君
疾革而勅其子於喪葬所以處二母者得禮之中
焉君沒康熙七年秋距其生乙卯也年五十有四
黃孺人同年生先於君三十年卒一子卽堯勳黃

孺人出也娶鄭太學泰裕君之女君女二長許字
于華爲進士扶翮公之子次尚幼堯勳以庚戌閏
二月之九日合葬君夫婦於友字圩之舊阡從遺
命弗他卜也堯勳尚未免君之喪而其於母也生
襁褓而見背故哭踊加哀葬之日行道聞而悲之
余雖未獲識君而默齋之來速銘也口述君之聲
歎語笑若可得其髣髴非其生平相愛不及此嗚
呼觀君於兄弟父子之間則躬行孝謹亦可得而
推矣法當銘銘曰

有宋直臣曰維子方溯彼初授政最平江南渡建
炎詔求其後道斷不達除官未授載觀家傳迺遷
此邦譜則備矣史應失詳孝謹傳家儒生奇節苦
由弗離格金鐵長憂兵火少事詩書用其萬一
力田廢居杼軸其休徵令以息小試治家有治有
則何有何無相贖相救維兄及弟自親逮舊係有
令德質諸先公胡不中壽有子亢宗山墮水旋若
堂若斧同穴茲丘爰告終古

喟然歎曰吾起孤僮竊不意自立而今將老於此
死不恨矣君長身豐下恢啗善談笑余衰憊始識
君君嘗期余以山梅大放時過其家舍作信宿留
余逡巡不果遽聞君以病沒君之子請以墓中之
石累余余不忍辭也君天性善治生居家好置重
堂複屋收陂渠邸閣之利雖累積纖微以漸致靡
餘費用既饒間出於濶達變化以自衛處通都之
中贍宗族賑里閭交諸侯結賓客雍容而修豪長
者之行語曰人富而禮義附君之謂也當明季嘗

捐困粟以大償貧民之不能漕者所全濟甚衆在
本朝之初關吏以軍興法除馳道用君爲植旣罷
而服官之領織作者又從而檄之君之屬役賦丈
頒廩獻功盛爲當事所嘉歎此二者君緣不得已
而從事故弗欲自言其勞特以紀邦役則亦行之
大者余獨謂君治田一事尤可書夫吾郡之田其
賦額古未有也近又加以徵令急而民之不能應
者出倍稱之息以貫貸甚且下其直以請諸佃作
者粟未登而租耗其七八比入則又糞土棄之惟

恐不及於期會蓋有田之患若此吳民數百萬戶
大抵皆破矣而君獨以田起家先是君之起家也
穀騰踊催比亦不至於甚苛其後也緩者亟貴者
賤公私兩被訕而君優裕自如聞一令下則必變
其術以相措拄嘗告於衆曰古設田以養人今設
人以養田吾取百畝爲之率儲三十金以預滋其
潤卽田不害矣是言也策未有善於此者也然惟
君乃能行之余輒思其故君之產率上腴又能起
廬落給牛種以勸耕其輸於官也不待取諸耕而
後足每先期趨令雖有里胥邑猾失所挾持以索
無名之錢逮夫租登場而君高其廩庾嘗候時而
擇利初不緣縣官之緩急爲棄取此三者中家以
下所共知也而妄與效君則不能然後知田非不
足困君君之貲與其術自不至爲田所困有司者
猥欲人人趣辦如君舉而槩之不亦惑乎周官之
首曰本富漢法之善曰重農今誠能準古制以大
寬民租徐擇其孝弟力田者錄之以官著在令甲
庶幾吳民知勸彊力而急公上不獨君一家已也

余於誌君墓舉之爲斯世告焉君娶陳氏而賢有五子以諸生祖訓爲長次起鵬艾震維同母弟也先後入太學庶出夢麟者最幼君有四女孫七人孫女十三人君諸子進止儒雅文采皆可觀其入太學者仲與季且駸駸嚮用中外清整所婚嫁皆名族君生己酉六月之三日卒庚戌十月之十三日遺言以踰月葬禮也諸子遵而行之墓在彈山之麓具區之濬去鄧尉先隴不五里吳人之俗歲於山中探梅信傾城出游張氏兩墓深淺皆在其勝君之葬也余越疆而弔見墓門有垂垂欲發者其親串故人酌酒花下而後去嗟乎古今論人之不同一曰勞生一曰達生君之自壯逮老其生也可以謂之勞矣營生壙作終制若是乎高人曠士之所爲何哉余讀喪禮子思子之言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惟君之生計足喪具備早營高燥而勅其子以氣絕便歛歛訖便葬皆出自生平精疆心計之餘習豈追慕昔賢之佚事而爲之者乎然君於書傳頗能涉獵其大略與人交撫掌歡

謹坦易無它腸此亦於道為近未可見其搢搢然
役役然謂與古之放達者無一端之合也余自笑
足以知君可以銘銘曰
有墮者山有瀾者水歲直降婁月躔星紀彼墓大
夫指說妙理早寧體魄後必大起主人康強笑而
聊唯爾言果徵予不畏死噫嘻古有輕人不貲之
軀以自驗其術者乎吾知君之即安於此也請以
俟而攻諸筮史

神醫之藥也余雖醫而中其墓門亦垂垂於世

